

拙存堂逸稿卷三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紀凡二篇

嶺西行紀



崇禎十二年己卯五月十三日己巳接邸報予起補  
分巡嶺西道仍僉事故事服闋者必赴部予服闋於  
戊寅之冬尋襄大事方以隴頭為膝下而忽越自甲  
間洵意外云是日肅衣冠告家廟邑侯馥巖林公及

族黨之致賀者踵相接而予悲不自勝傷弗逮也  
五月二十八日甲申遣家隸入都候領勅書文憑余  
自癸酉南遷後從無寸楮達長安也

六月初三日巳丑遣襄兒應金陵秋試勗以詩兼志  
感懷則以襄庚午秋試時余方使魯而先大夫尚挈  
之行也今安在哉

十四日庚子臨摹兩世真容更念先世父別駕中垣  
公艱於嗣而愛予不啻子也為之寫小像奉以入粵

各題詩紀事以示後人

七月既望辛未吏部文憑至家隸左於塗也

八月望日庚子恭迎勅書於郭外邇日功令嚴家隸  
不敢徑領同鄉孫大宣廷評使楚便道附齋是日建  
坊告成嶺西第一次遠接吏書亦至署巡務同年石  
昌俶及陳遊戎皆寓書

十九日甲辰哭辭先墓告文有云生不能事沒不能  
視祿不能逮已負不孝之愆安望有移忠之事皆自

數實語也又作二詩

八月廿八日癸丑巳時繇東郭登舟循河至皇華亭宗黨祖餞者以次進予自使歸還朝及南都西魯之後餞飲必驩有吾親在也今已矣感今追昔客皆愴然夜二鼓宿海安鎮

廿九日甲寅遠餞者要於塗午後晴夜半抵泰州高橋馥巖林公兼攝泰興適以公事至予為言來時見田間蠹生苗莖遺蝗復滋應亟為補救計相與歎息

者父之

九月初一日乙卯為先大夫忌辰設祭舟中泣拜不能起午餘遇海防觀察袁公臨侯於宜陵鎮公昔官行人有舊誼勉留出殺枝佐觴迄暮別

初二日丙辰方旦抵揚州鈔關視醜直指黃公垣居太守吳公涪溪江都尹歐陽繫菴次第顧於舟意蒸蒸也乃余自奉諱里居足不至郡城曠廢部氓之禮者五年所矣

初三日丁巳謁關使者胡止臣仍艤舟候放少頃狐  
鳴蜂擁持械入舟雖書笥必盤驗皆鎮璫之爪牙關  
使者不敢問也午後賜孫病延幼醫喜懷隱治之兒  
襄壻李吾鼎及女俱從

初四日戊午晴孫病稍差作詩贈懷隱廷評孫大宣  
孝廉鄭超宗梁飲光姜開先皆來言別既午備香楮  
哭奠房縣殉節郝際明太僕酌以詩其長子明龍道  
圍城事甚悉公名景春乙丑與余上公車同邸舍為

人尚氣節不受人俯仰每談及封疆事輒髮指徂歲  
予寓書於房有舍固結人心之外別無修飭武備之  
語公讀之擊節繼以數百人守頽垣人爭為效死會  
指揮張三錫通賊獻城賊脅之降不從罵賊受刃死  
次子鳴鸞伏屍罵賊亦遇害歷歷見塘報題疏中身  
死忠子死孝非力盡城亡而以捐軀塞責者晚過超  
宗觴於玉鈞草堂

初五日巳未黎明解維至瓜洲進關中表沙宗伯惠

師鳳毛內弟馬元方羽長金陵老友應漁石祖於大  
觀樓憶癸酉赴南銓時 先大夫偕外舅馬公作詩  
書於筵送之卽其處也燈下賦二律志感

初六日庚申為 先宜人忌辰設祭於舟江防方丹  
峻使君撥漁舟護之予割羊豕祭江神是日天朗波  
平望金山上遊人可辨眉目未午抵京口晤丹徒令  
鄭東巖鄭香山人也未時更新舟夜宿新豐鎮

初七日辛酉天明度丹陽晤鎮江金司李節菴公車  
舊友也過呂城見道旁民家有合抱大桂香聞數里  
兒襄登岸以數十青鳧鬻數花插膽瓶其樹老且裂  
鐵束之晚泊奔牛鎮即宋明帝遣沈懷擊孔顛築壘  
之地予與襄坐船頭看月渡江至此皆苦熱是夜涼  
氣沁骨有作

初八日壬戌晴而風未及午已抵嘗州有刺小艇扣  
舷賣黃雀者味甚美一鼓達無錫縣

初九日癸亥天大晴襄兒市鮭菜遲予與元方游九

龍山登高觀第二泉布席鄒園之蔚藍亭堂聯有才  
多事少厭寂寥卧看煙雲變風雨之句書法做山谷  
老人園門有石刻樗里二大字則鄒彥吉學憲筆也  
過假山背而登樓聞已屬胡翼在矣樓額為畏佳不  
解何義攝篆梁貞岫別駕邀余飲華氏園晚晤同年  
夔守顧沐之別駕為肇慶之四會縣人是日有作  
初十日甲子大風午微雨俗呼為初重陽予適患河  
魚薄暮率兒襄登虎丘以足力不勝返

十一日乙丑蚤抵閭門予以病腹謝客而同年詞林  
徐九一給舍宋令申舊友王至翁皆過訪至翁較梓  
得全堂遺稿將竣事矣月上拉予赴游舫酌散去  
十二日丙寅別元方吾鼎襄兒至胥門報謁九一令  
申過麒麟巷謁凌侍御年伯存菽公予壬申使浙過  
吳門曾侍公杖屨今猶是八年前丰範也公以是冬  
稱八十觴不敢數道存亡事忍淚歸舟遂失聲令吾  
親而在尚少公五歲云

十三日丁卯晴遠送者皆別去應酬稍減晚放舟至  
吳江携孫於長橋看月

十四日戊辰順風過嘉興同年顧松霞觀察貽書相  
留不及赴夜半抵北新關遣家僮歸聞雲間友人陸  
無美顧公彥已先余在武林矣

十五日己巳早起關使者段遽覺見顧尋泊新馬頭  
進謁撫軍汝望熊師左伯通所妣公顧給諫珠巖師  
昔令如臯余謬叨國士之知壬申過武林曾以年家

子禮謁妣公今再至而神益王矣顧為予戊午同年  
以典試至

十六日庚午姚年伯貽詩稱粵中山水秀甲九垓昔  
人謂山若掉頭水若擊節又云群山林林竒搏怪弄  
如孫吳相角蕪蘭相降則知寰中麗矚無踰於此讀  
之躍然午餘熊師觴予於淨慈蘭若夜分別攜燈從  
灌莽中度赤山嶺至錢塘江口熊師所假官舫已艤  
棹待作詩謝之

十七日辛未晴和晌午解纜見六和塔亭亭在船頭  
頃之移在船尾山色擁翠寓目娛心隔江則皆淼淼  
平沙也及行二十里許誦唐人兩岸青山相對出之  
句因成七言一章宿汪家斗

十八日壬申陰已刺霽登岸閒步見江濤澗澗高岸  
傾頽余笑曰今日溢地之徵其將問諸水濱乎同行  
友人指點江面數舟鱗次蕩槳如浮鷗泛泛遙山映  
之儼然圖畫入舟讀陸文裕公集有夢椿為冒廷和

長短句落葉不可復離離滿前除云是漆園樹嚴霜  
化枯枝孝子安忍問何如空堂清夜雙淚珠雙淚珠  
迸如霰靈椿枝夢中見廷和卽先少叅也文裕為先  
別駕房卿鄉試同年少叅以封公見背蚤以夢椿卷  
寄孝思以終養太宜人致其政予則椿萱並萎矣因  
和其韻午餘過富陽卽秦時之富春縣晉太康中以  
避諱改富陽梁何遜詩山烟斂樹色江水映霞輝獨  
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又喻坦之晚泊富春詩江鐘



寒寺微江鳥望巢飛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誦二  
詩小巫氣盡矣落照時過湯家埠乘風宿新店

十九日癸酉晨起從霧中行至桐廬宋建炎中金兀  
木入寇歛人錢學曾率民兵三千因險設伏大敗之  
於此唐崔崗題官舍詩句云寒山影裏見人家今寥  
寥數舍止可謂人家影裏見寒山也自此水色泓然  
石子歷歷可數夜泊七里籠口見棹檣題永樂癸卯  
進士方公衡屈指三百年矣而堂祀宛然堦除秩秩

肅然起敬

二十日甲戌晴蚤過釣臺不及登古今詠釣臺詩極  
多獨方正學先生作則千古大議論也午過嚴州昔  
人云群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  
並流於崖下驚波間馳秀壁雙峙堪為嚴州寫炤又  
曰睦州二江之水會合亭下有山巍然直壓其首如  
渴鼈怒鯨奮迅鬣奔而入水之狀是日所過數灘  
曰烏石曰封門曰牙旗曰蕭李曰雀旗頭曰東關曰

石塘曰三河曰焦石曰嬌嬌曰女步曰華架據舟人土語所供未知是的名否晚宿楊徐舖日間灘水湍漩舟如蟻行磨上夜靜則砵礮似鼙鼓填填也北望群山靡迤巖嶂深秀令人彌思應接

二十一日乙亥早晴午過石塘洪谿劄劄篙師併力撐拄乃得度嶮急曰洪如呂梁洪之類因口占五言一絕昏黑至蘭谿泊浮橋宿

二十二日丙子晴望金華懷太守同年吳稚雲詩用

元趙承旨八詠樓韻自蘭溪而上水淺灘高石骨盡露雖纖鱗堪指計而捕魚者壘石作小壩梗之因思昔語云水至清則無魚非果無也清極而魚無所藏無一得免於網罟耳人至清意亦猶此

二十三日丁丑行諸灘中榜人筋力幾盡猶幸晴霽沿岸水碓水磨機振取諸衝溜而輪自轉問之榜人云亦輸稅於官網密矣哉宿龍遊亭步驛則戍樓二數更籌矣

二十四日戊寅晴晤龍游令儲仲游予謂仲游唐陳  
愷詩略云草黃秋雨少樹暗晚多風流水中分郭飛  
橋下飲虹古今一景也時官舫澁遂易民舟宿安仁  
鋪雖拳曲不堪而輕便甚矣大抵每遇一難如大風  
雨驟至毛寒骨竦

二十五日巳卯小晴巳刻至衢州卽春秋之姑蔑秦  
之太末也城上有雲山閣趙子覺辭甚佳云臨高閣  
亂山平野燿光薄燿光薄棲鷗歸後暮天吹角斷香

殘酒情懷惡西風趑趄起梧桐落梧桐落又還秋也又  
還寂寞予和之弔方孟旋儀部以舟敝不克迎李為  
其方伯及吳幼洪司李晚宿范村離衢州僅廿里  
二十六日庚辰蚤陰至午雨如注達夜不止四面遠  
山縹緲煙雲籠罩濛濛然若明若滅一幅好雨景也  
民舟不能載復佐以三四小舸踟躕篷窗如柁蟲處  
核中然人生如意之境少大都若此行橋林側朱果  
纍纍垂樹半想陸續懷袁紹座上事成二詩晚宿虹

橋與諸舟先後相失

二十七日辛巳晴抵常山旅舍張抑之明府枉顧兼  
貺盤飧予方命家隸束芻秣馬為明日遂行計而夜  
雨尼之陰晴洵不測乎

二十八日壬午仍大雨為詩弔詹元綬孝廉元綬名  
見選萬曆戊午浙榜第五名也乃公名在廷繼先君  
尹會昌而先先公者為德清丁公周叔潛其子也會  
昌科第絕少而萬曆戊午一科三令子同登賢書予

與叔潛又同南榜憶上春宮三人友愛若昆季也予  
戊辰使溫陵猶及造元綬室今長逝矣雨中閱邑志  
為記災異二酷吏方伎各一而賢哲傳所載江公事  
則欣然願執鞭焉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軍門運火藥  
泊舟浮橋下薄暮有聲若雷屋壁震撼萬家驚駭奔  
求不得其故而火藥自若隆慶二年戊辰八月白金  
鳴於庫聲嗚嗚然三日始息而卒亦無他其故皆不  
可解酷吏為侯正綱正德十六年任嘗一夜入獄將

罪囚反衣蒙首滅燭亂箠死者十有三人行取北上  
百姓室家相慶中道以憂歸服除赴銓御史吳公愷  
署其考曰巧取脫告訐之罪酷刑多煉死之人但逢  
迎曲盡其心故往來皆墮其術遂出知化州尋奪職  
快哉方伎為徐暘字用輝精通脉理江山縣一少年  
每患陰雨骨痛暘診之謂其毒深且遠非遺體必胎  
體也其人愕然歸問厥母乃知懷孕時因患巨疔耳  
人皆神之江景房字漢臣源口人仕錢俶為鎮海軍

節度判官吳越自武肅奢靡無藝賦視他州加數倍  
景房心恫久矣及歸宋上圖籍景房私計有司按舊  
徵歛是吳越之民重困無已時也乃潛鑿舟沉其籍  
因詣臺司自劾大臣為之解得不死謫沁水尉是時  
朝廷命右補闕王方贄重定其稅方贄曰稅畝一斗  
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  
定如數以上景房子孫擢正科者四十九人五世孫  
侍御躋六世孫侍御溥尤顯十世孫萬里遂拜相方

贄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封岐國公  
天之報陰德豈爽哉雨止先遣急足往玉山買舟張  
公復餽贖予納醴而却其金或亦古人授餐返璧之  
意乎

二十九日癸未微雨命奴予先發行裝予自過蘭谿  
時瘡有起脛下者既潰矣而乾痛若鍼鋒碎劃夜尤  
甚醫者云此血虛故非大補不可予每見木乾而腐  
者其理必細拆人亦猶是也

十月朔日甲申陰登輿出城巖崖夾路喬木映蔭午  
至草坪驛即玉山嶺昔置郵今廢矣其候館亦罹回  
祿此江浙分界處也將近城數里間地俱平曠遠山  
四列目境頓覺踈豁石梁如虹頗壯麗橋下溪流如  
帶水涸矣此即上乾溪也舊記云溪源乾淺秋冬不  
通舟船故名入東門闌闐寂寂有棹楔題賜一品服  
者萬曆間給諫鶴田夏公使琉球時事夏公起家亦  
行人也西門外列肆繁錯商賈麋集但皇華廢詠冠

蓋投邸舍無異於商賈耳曩萬曆癸丑歲六月先大夫奉王母之任會昌亦從此道予今無可奉矣且是日為孟冬而瞻掃以孫代是安取於有子哉過草坪里許雨中遇龔智淵孝廉下車叙濶而別智淵與汪無際皆余莫逆友而無際久作泉下人矣夜宿玉山客舍感賦一詩

初二日乙酉雨催七小舸分載行李順流下灘過沙溪有名小五淤者為予座師閣學鄭公之故居予戊辰九月入閩謁師蔬食相留風味蕭然不知其為尚書府也時予方抱病師延醫畫方而治之臨別予曾以一金犒從者師正色返之曰若纔出仕開手便以兩數與人清署何從辨此於此不節勢不得不有所取取之路不明而品從此壞矣先輩每以出處取與觀人之大節若不可不慎也予悚然起而謝教辛未夏師以宗伯掌詹入都予迎於東便門道左師下輿有喜色曰吾從輿中望若殊不似向者之瘁然耳掌

詹秩崇而日暇每就正問難雖晷數移無倦色然自  
道德文章外未聞一語涉功名也予曾以親老圖歸  
省會有宣諭安酋之笈因以聞於師而師難之曰戎  
情叵測萬一報命不克按期而貽倚閭萬里之憂可  
乎一日偶談星學予因述南昌萬舍澤尚寶答先  
大夫之言曰佳公子斷是一甲科但一生不會做官  
耳師詳閱而批楮尾曰只此六字爾一生受用不盡  
又書二語曰會做官却不如會做人也越癸酉膺大

拜尋歿於都距今六年所已妥靈於永豐縣之賜兆  
矣余戊辰使旋師有送余還朝詩庚午使魯有送之  
謁孔林登泰嶽詩又曾為先大夫序逸園稿為余序  
閻合曩篇更易余字宗起為琮應作字說至今琬琰  
珍之乃師未刻諸草尚藏靈山此亦門弟子之責也  
過南昌當與侯廣成計之是夜泊坎石埠

初三日丙戌早雨已刺過廣信宋章子厚信州詩云  
千層懷玉對軒窗池上新亭號玉光祇此便堪為吏



隱神仙官職水雲鄉閩中曹能始憲副記云萬曆辛丑歲過信州登故相桂州夏公樓作丹榴行以紀其事父老相傳貴溪被難時榴樹忽僵復爵仍活焉詩曰君不見信州丞相第十二高樓稱綺麗雕甍共倚黃金堂繡柱遙連白玉砌瓊恩寶澤錫嘉名睿藻宸題炤日明方圓法式頒儀部多少金錢給水衡複道文窗開扇扇極目欲窮西楚甸靈山黛色稠疊來彭蠡湖光微渺見山川如故人事非聖主元施不測感胥江已見浮鷗去華表空聞化鶴歸魂招歸來上不  
得寂寂高樓徒嘆息火燒崇墉落劫灰塵飛畫棟無顏色可憐沒後見精忠青史相傳貫白虹欲知血淚何時滅秋老榴花開尚紅讀之而盛衰榮悴之感係之矣晚至萬羅墩宿所過諸山有無草無木自山椒至巔作黝黑色者如見宋米元章元高房山手筆初四日丁亥早抵河口離沿山縣三十五里人煙櫛比不似村落亭午上三板船子瞻有言曰士大夫捐

親戚墳墓以從官於四方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  
之至情也今四郊多壘我輩何敢言樂而行役則良  
苦矣數里外有山亦森秀石鐫五大字曰龍門第  
一關又一山刻曰漁翁隱次稍折而西則費相國賜  
域在焉暮抵弋陽縣地有弋谿治在其陽故名又曰  
谿濱大石如鐫弋字又云水形橫斜似弋舟中誦唐  
元絳詩玉露精神山合沓溪從弋字水橫斜唐李華  
詩搖槩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  
峰凌灘出極浦曠若天地通雨濯萬木鮮霞炤千山  
濃覆溪窈窕波涵石洶溶溶勢排昊蒼上氣壓吳越  
雄有我不見古人之恨

初五日晴順風午至貴溪縣溪出鬱金香縮酒降神  
制用惟貴故名貴溪其城以備流寇新增而高地少  
平野多稻梁較淞中值減十之五是日嶺西第二次  
書吏至郡邑例有長夫初餽於家次於塗予一槩却  
還如尙日赴曹濮時非矯也硜硜如石不可轉也泊

英潭燈下作答石昌俶同年詩

初六日巳丑晴巳過安仁宋楊傑安仁周氏記略云  
龍塘周氏五世同時子養其父而逮養其祖之祖父  
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州閭稱為令族士大夫樂  
為歌詠榜其堂曰綵衣傑謂前此百有餘年日尋干  
戈父不得保其子子不暇養其父矧有五世一時而  
安居者耶觀周氏綵衣之樂則海宇之昇平可知已  
縣城亦新增逸行不及訪毛上鳴別駕宅識以詩晚

宿大樹埠

初七日庚寅晴自度錢塘以來雖舟屢易而以病足  
謝人事日讀陸文裕公集一二卷晝倦夜必從枕上  
竟之公文章大都融液經史通達性情雖隻字必有  
根據每開卷輒恨予生晚不獲親見其人也暮泊瑞  
虹鎮鎮隸餘干縣四方孔道列肆如櫛其間復有巷  
陌往來肩摩蓋邑聚不啻云陸文裕公泊瑞虹詩江  
湖住傍青山好舟檝來驚白浪多兩岸菰蒲迴鶴鶴

中流風雨長蛟鼉盡之矣

初八日辛卯晴自河口募三板船凡三以其二載眷屬一自乘供應酬且朝暮便讀書也已刺過彭蠡湖口進趙家匯風逆水深挂帆折行忽侍書童子俛首云官艙水浸書麓矣急眎之則前後水艙皆有之舟形半歎矣下篷周眎乃知漏眼發自船頭逆風驅浪入如沸釜然亟以麻絮堵之不得連呼鄰舟近舷予跳身先登長年極力抵塞諸輿隸代汲一二時始得盡猶幸在日中為童子發覺耳若已就寢或蚤眠未即起欲不為屈大夫也得乎夜宿黃家渡作遣懷五言古詩一首

初九日壬辰晴已抵滕王閣下入城謁解石帆中丞黃元眉太守南昌令何非鳴不任久別之感比胡慎三司李以闡牘示而知會昌李君益燦出其門喜動顏色先大夫建學興文之功何可泯也挑燈作慎三母夫人節孝詩慎三為安定先生裔

初十日癸巳晴非鳴邀入署小酌亭午飲中丞廨中  
抵暮別則同年李衡嶠給諫黎允嚴學憲劉不踰司  
李皆顧於舟矣滕王閣以子安重而張曲江詩略云  
雲霞千里開洲渚萬形出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集  
邑人半舳艫津樹多楓橘又王仲序詩高樓峙江汜  
突兀起空碧戶牖近星辰樓薨麗雲日開軒面洪崖  
遠黛翠如積日落秋江明遙空同一色皆可謂詩中  
畫子安不得矜絕唱也閣為解中丞增修顏曰環漪

其舊額滕王閣江湖廊廟等字為仲山王公問小江  
吳公文華書壁間子安序退之記為董思白宗伯書  
皆名筆也沿江若望帆閣渡清閣草閣則士夫構以  
備遊觀者乃章江門北去故有夕佳樓與閣並峙額  
為嘉靖間撫軍何公遷書萬曆間范太守涑重修予  
見陳玉叔方伯記云廵城而西輿至樓下解帶馮欄  
西山當面岡巒如洗章水繞城隅而洄日將蒙谷碧  
波蕩漾極浦幽岫閃閃作五色下樓過北城登德勝

門白沙長里許高數十丈如沙城青林翠竹一望無際已而薄暮遠火漁燈乍明乍滅栖鳥投林嚶嚶和鳴少焉月出天宇如鏡絕無纖塵則夕佳之名不虛矣而談名勝者未嘗及豈樓亦有遇不遇乎夜微雨非鳴餽煮菊攪油銜嶠貽四休居士集皆有作三鼓猛風撼柁聲如礮不得寐

十一日甲午早陰解維遇順風至巳巳過市以作書答肇慶蔡陟姑太守午後風漸微僅抵大江口而暮矣余謂友人曰譬之醉酒而罵坐者一時如轟雷不可邇詰旦酒力猶旺日中漸殺而索然矣天與人氣力皆有盡時哉相顧大笑夜作謝永豐縣胡公黃明府書胡先任會昌成先公名宦祀典又捐貲以修遺愛祠者

十二乙未早陰已刺開霽過龍頭山山上江天閣棟宇崔嵬獨踞勝地午過劍江驛入夜作祀先大夫會昌名宦遺愛二祠告文二鼓宿樟樹鎮

十三日丙申早雨午晴夜宿河埠灘作四休居士集序遺書非鳴索大明會典古今韻會類腴同姓名錄山谷刀筆禁牛編明目方皆江省藩司版也

十四日丁酉晴過新淦縣縣有訓慈坊為陶母建母姓湛氏為陶丹妾妾而堪為母師尤不可及亭午接東粵兩臺催檄屬吏有續餽長夫者答以書却之如初比暮月色如晝丙夜過峽江縣有二小船尾其後似胠篋者恐喝而去之

十五日戊戌晴午過富口村劉孝則殿撰所居也不及晤僅寄一詩迤邐東行數里岸邊有石骨枕江澹者嵌空玲瓏蜿蜒澆澗水色綠於橘隔江有精舍數椽岡阜延袤竹樹翁舊詢土人指為羅念菴先生書室孝則購得之此室可謂獲所歸矣傍有玄同觀又迤邐南行數里為金華山石筍踽踽自山椒至巔層見疊出如吳中上方山萬笏朝天狀山腰作望仙亭其柱聯曰半山鑿石坐看月炤巖前一徑通仙行覺

雲生足下李集敬大司馬題上有仙姑觀羽士居之  
面江對山遙瞰如畫圖偕友人躡石磴眺之西過三  
姑灘民舍喧稠如一小邑戍抵吉水作懷陸夢鶴明  
府詩更餘從蓬隙見帆上月賦二絕寰宇記云吉水  
源出永安注於墨潭與永豐江之水橫出者合有清  
湖洲橫亘江中委蛇繚繞波文成吉字縣以名

十六日巳亥雨中過吉安隔岸望城郭外市肆綿數  
里宋徐俯詩金陵與廬陵俱出白鷺洲相望萬里江

中同二水流方物志云白鷺洲產玉版筍吉郡志紫  
瑤山下有黃土潭龍穴也文革齋嘗夢潭中龍繞其  
居尋生文山先生雲霧暝室中自後潭漸涸及文山  
殉節日土人復夢有乘輿入潭者旦日風雨雷電潭  
漲如舊今文山墓即在其地夜泊張家渡  
十七日庚子風逆而晴縉挽無所施艤岸看礮車雲  
色申刻風定舟泊茱野中幸從者衆月光如白晝可  
無虞耳偶讀吳大叅秋圃補南戲作步其韻



十八日辛丑蚤日色黯淡辰刻雨過泰和縣乘風渡石灘頗迅疾抵百家村訪劉頌彌方伯已先余入閩矣途中交臂失之悵惋而寢

十九日壬寅順風午晴抵萬安之五雲驛其名起唐宣宗時大中丞虔州刺史賈琮維舟江口見洲上有五色祥雲起也申令素公以同鄉來謁坐間為言萬曆丁巳五月家大夫扶櫬過十八灘舟幾覆卽其地也既別口占一律用蘇長公南旋過此灘韻

二十日癸卯蚤霧少頃開霽卽作會昌行計友人皆謂應俟入粵以後或異日度嶺而南者余曰人生今日不知明日從此入粵速也久也不可得知得意而失意也不可不知卽自身健否亦不可知吾盡其現在者而已他日再往未為不可也猶記予甲戌八月蒞曹州適當牡丹分芽之候州守欲移數十本植廨砌余笑曰若看花主人明春在此則以盆盎載名花環而賞之未嘗不是詩料移植不免勞人或不善培護反

為花妒矣明春予以防流寇移節河北者兩月遂失  
看花之約而前言竟為之讖夫花木一小緣不能預  
結况其大焉者乎是蚤離萬安天陰不雨而上水風  
隄發舟人謂此風兩日不變到贛州矣余曰儻瞬息  
而變將若何風雲豈有常也自募夫若騎沿江行六  
十里為萬安阜口驛又四十里為入虔第一門去灘  
遠矣又二十里宿烏兜舖舖有公館伺駐節者距攸  
鎮水驛十五里以驛丞攝之抵暮分守湖西王為谿  
憲長繼至中夜忽夢見先大夫如在會昌五表時  
笑謂曰吾有一篋爾何不為我修補予答曰此處少  
良工容徐圖之語竟而覺

二十一日甲辰戴星先為谿行未午至贛州晤劉西  
山太守陳令潛菴太守即舉先大夫名宦者潛菴  
菴籍滇中而興化人也未幾嶺北任鶴伯少叅暨何  
叅戎見召為谿約予同赴席設清水塘飲二鼓罷座  
間詢何叅戎廨後池亭則云已荒廢矣向先大夫令

會昌時與陳劔南叅戎厚善相酬唱陳為方伯兩泉先生子廨內故無池叅戎拓倉地而浚之亭其上植花竹於四圍云是日嶺西第三次隸人至

二十二日乙巳蚤起同為谿鶴伯謁虔臺王公鄰華公丙子視醴長蘆予承魯臬之叨薦剡尋見召以赴任期逼辭出而詢謝方伯鳳渚先生則又謝世而長公胤申者以孝聞亦需次貢矣先大夫素受知謝先生曾以予百可亭小草質先生執其手喜曰讀小草

自是雲霄人語但願多積陰德以穩之今余幸不負期許而先生往矣長公出示玉房集幽光錄而益嘆先生之有子也是夜眷屬舟亦抵關外篝燈有作

二十三日丙午五鼓登輿出東門劉太守以贛郡志見貽過河而北萬山互盤循鳥迹八十里至芘洲鋪又十里過興國江口又二十里路在山巔狹可尺下臨三門灘援崖徒步行更覓魚舟沿灘行五六里登岸又十里宿三門公館輿中閱贛志凡會昌職官學

較縣治橋梁皆載先大夫實事而名諱鎔書一同音  
字郭青螺大司馬重建會昌儒學碑記亦未載會昌  
名宦鄉賢二祠失註所祀為何人因作書寄守公補  
之乃恍然曰前夜夢中所謂篋者蓋篋書之義所云  
當修補者殆指此乎志屬新修典確精嚴亦謝先生  
筆至鄉賢分列數則尤獨見云

二十四日丁未蚤行風息四十里至零都縣裏糗從  
自縣過江起老舖止官山計三十里峻且狹亂石如  
刃攢無著足處予欲代以步而輿人難之余曰吾愧  
不能竭其力奈何盡若力也陟岵之謂何步行而具  
不勝則令兩童子掖而登又十里憩慈果庵庵僅一  
齋人老矣跼述先大夫公事往來必經此雨則假  
宿焉又曰殿前故有軒軒低於殿故殿中殊幽闇曾  
為之計捐貲於軒頂增一架如樓狀豁其向內者通  
旭光而斜披其後簷過殿脊上以瀉水言之娓娓增  
予悲惋因題為善如登四字識之嶺徑稍夷三十里

宿禾豐隘下之茶菴則會昌境矣時予方致齋僕人旋摘山蔬佐飯

二十五日戊申早行六十里為珠欄舖又二十里至河西之關帝廟更衣廟建於萬曆丙辰年正月額題匡漢護明旁楹為秉燭軒手筆如生也此八十里間士若民來迎者踵相錯其間有涕泗而道者詢之則原任重慶衛經歷葛遇春子允仁也自述厥父以天啓辛酉七月之重慶任旋遭酋變眷屬死於刃者二

饑而死者三壬戌夏五石砘兵復重慶男婦被屠掠者五止存厥父若母及其病妻耳厥父尋死於疫先大夫時宰鄆都趨郡聞其事弔之賻以五金更出五金代募舟載其眷屬至鄆都衣之食之未已也又醫治其母若妻病徐令附賈舶而南更贈十金比至湖口母妻相繼逝矣然得以孑身扶旅櫬歸皆所賜也袖出手書二其一曰令先君不死於兵戈而死於筦席天邪人邪雖然猶勝死於賊曹萬萬也聞變以

來數相問訊滿擬趨都圖一晤頃既聞之李君而駭愕可知也藏身莫備骨肉焉歸分宜脫驂時當垂橐不腆姑佐晨炊俟櫬過平都仍少措以潤行李生死通家伶仃異路何言稱貸哉原券奉返即焚之以告令先君異日返湘江亦不必令令伯氏知也其二曰日以附舟一事命左右柰榜人乘亂後故昂其價而賈人又謂貨既滿載卻少中艙夫無中艙而眷屬將何從安頓哉况數千里而遙也醫藥漸有效不妨少需之若旦夕不能支則安邑雖無猪肝五斗米尚可分耳所遭既如此且自耐煩不必着急即急亦無所用之也予見之掩泣未刻抵會昌入城屏騶從鼓吹過東門渡至遺愛祠視牲悽然若對生面比入公署則童連城明府及諸博士弟子輩以次謁屢滿戶外人聲滿室中鼓三過始散當年故老盡彫謝其間年八十有四歸然獨存者僅一鄧裕我千兵耳隨秉燭報謁明府下輿入縣門而避中道升廳事而不就客

席以凡此皆先大夫之出入臨御處也時明府報曳  
王門裾僅一空署乃繇自公門至蘭堂分賓主左右  
坐聯額手蹟具存明府延而入內則四年侍養之處  
宛然也還里而牽衣返署而執手悲悲喜喜之情事  
宛然也誰為藏焉修焉則亭有春風誰為息焉游焉  
則階有鳳尾而吾 母弄孫抱女夏就風冬就日無  
一不想像而宛然也若吾 王母始含飴繼抱病病  
而愈愈而復病吾二人籲天願身代吾與吾妻調湯  
劑眎廁踰晝則擁抱以進藥夜則聽漏聲望曙光以  
至彌留長逝之狀又無一不宛然也夫獨何心能不  
悲哉猶記予於去五月十七夜夢侍先大夫於會昌  
內廨逐處指顧言笑疊疊夢中不知為棄世也明旦  
告舅氏舅氏曰異日補任其在嶺北乎予曰萬一有  
之止有行縣時無入內廨時也舅氏曰吾亦就夢解  
夢耳姑識之詎謂至今而盡驗哉是夜不成寐達旦  
祭品具矣

二十六日巳酉黎明備香燭肅謁先師示不敢祭也  
入祠先祭前名宦宋丞相文公元州判官楊公明前  
令許公王公而後先君子祭其父而其父必有所讓  
此禮因義起也祭畢至遺愛祠邑人皆罷市相從僉  
謂見予猶見先大夫也為之喜及予哀愴不勝又  
未嘗不人人淚墮矣余先一日揭數語祠壁曰起宗  
疇昔從宦具慶在堂此日重游頓成隔世望明山而  
目赤臨湘水以涕流想亦并州諸公所共憫矣先大  
夫幸徽崇祀具徵公道厚道何幸天假之緣耶但無  
程遠道憑限已踰祭畢卽行不能信宿淹矣諸公未  
悉其故或薄之曰夫夫也昔者侍養數載飲食誦讀  
恒於斯今奈何窮日之力而忍於輕去其郊哉敬述  
所以以告時諸君有乞銘平章泉者有以重修水東  
橋告者橋名抑洪萬曆癸丑秋先大夫建贛志中稱  
為石墩凡九枕以木墁以磚護以欄表以坊計廣二  
丈長五百餘尺高二十有八尺計費一千六百有奇



者是也至崇禎元年十月武平山賊起緣羊角水抵城下橋廊焚燬十一年五月大浸建瓴而下木石皆崩矣予解橐中廿金為之倡許代籲虔中諸當道以繼先志諸君攀留之不得其趨而送也無異於來之日童明府餞於洪下南山寺夜行八十里各有詩二十七日庚戌晴蚤起作平章泉銘官山修路碑記過午至雩都大灘林立江中不可數計乘風順流輕舸如駛歷雩峽抵贛城為廿八啓曙時陳潛菴已遣輿馬伺矣此一役也往返僅六日凡水行四百里陸行三百二十委頓殊不任而五載烏烏之私差慰矣然得以成此行者皆潛庵力也

二十八日辛亥巳刻晤潛菴於天竺寺相與尋白樂天刻石詩不可得徘徊久之而別行八十里至南康縣市米自炊未有過而問者閱贛志嘉靖萬曆之丙辰大水而萬曆丙辰之五月尤甚先大夫時以謁學使者艤舟驛亭惡其喧也移之天竺寺次早推篷忽

見舟行雉堞上錯愕莫知所以蓋是夜大水陡發而寺基高於城幸免胥溺相傳是時城外樓居之民有挑鐙方夜坐而瞬息衝瀉至吉安者使艤舟如故不知漂沒何所韓非子云覆舟之下無伯夷其然乎二十九日壬子暖越阡度陌行四十里為赤石嶺古木與穉松一一可式又可狎也自小谿而上四城連亘乃王文成平山寇時所築官亭有文成詩過者多和之未悉其故蓋小谿城北十五里為峯山民善弩

正德丙子文成選其尤者征徭其後過客例取弩手供迎送地方苦之文成以嘉靖丁亥總督兩廣再過此乃作詩曰猶憶當年築此城廣徭胡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復經過一駐旌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峯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予亦步韻和之自南康而上地勢漸高又八十里過南安橫浦橋亦名平政宿水城外尹姓者宅則眷屬已先過梅嶺矣同行左江錢抱冲憲副見過聞李

玄白使君訃不勝人琴之慟夜雨不及報廖而上太守謝以書南安介萬山間得掌平之地為郡漢元鼎五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僕裨帥庾築城於嶺下則橫浦之名久矣橋長三十二丈梁上加亭覆以瓦亭下護梁甃以石子為南北一大要津嘉靖三十九年郡守周公鏜性彊毅兼善騎射適粵東流寇至親率家衆十餘人於橋畔邀擊之發一矢中一寨旗者再矢再中衆奮前以鐵鈎鈎被

矢者至橋上斷其首寇思遂繇東山麓馮河走南康涉贛至吉安皆莫能禦又正德間趙公鶴以為郎忤逆瑾尤遷是郡丞率兵禦尚寇賊掩至昇公入營公危坐曉以大義賊曰若都如趙東衙我輩豈至此乎翼日送歸郡周公邳州人趙字叔鳴江都人皆予鄉先達也今郡邑殘破於流寇者多矣豈遂無兩公其人乎作懷古詩

三十日癸丑冒雨度嶺榜曰嶺南第一關樞衣謁始

興張文獻公祠按宋謝靈運有度嶺賦時梅關未鑿入粵者繇嶺之稍西北安庾里游仙鄉所謂小梅關者是也又謂之少庾開元中文獻為內供奉奉詔鑿峙巔為路通車馬余謂文獻繇近侍登宰輔謬獻替功記止於一嶺而至今賴之矣又宋嘉祐八年知南安軍江西詳刑蔡公挺與其弟轉運抗一時仕嶺之南北乃陶甃分甃南北嶺路仍夾道種松休行者淳熙中知軍管公銳多植梅以實其名咸淳中知軍

趙公孟邁扁曰梅花國成化己亥太守張公弼重修之分潦為溝因山形之高下為級自郡治至嶺外之紅梅舖兩郡之民負運貨物者皆於中站兌換均利相沿不變皆公賜也道旁有豐碑旁刻嘉靖丙辰五月七日九十一甘泉翁若水自南嶽取道歸攜門生光祿陳惟順諸生黃夢龜周榮朱過此小孫天潤侍予此行亦攜一五歲孫至何偶合耶紀以詩申刻至南雄登舟馮司李黃保昌謁舟泊太平橋之澣橋凡

八孔墩以巨石者九梁以巨木者八覆以厰屋三十  
五楹奠以平板樹以欄檻南北建樓北曰金霓南曰  
玉虹長二十七丈廣二十尺更折而西門之外曰萬  
年橋制如太平易名西津高一丈二尺覆屋三十一  
楹隆慶辛未燬於火知府林公應節蔣公凌漢相繼  
修復易今名郡人尚書譚大初記之

十一月朔甲寅晴自凌江驛發舟水可五寸許曳舟  
淺沙上終其日僅二十里過白水灘及白水營晚宿  
紅花林是日具文兩臺報入境期宋天禧間保昌令  
凌皓鑿渠堰水溉田五千餘畝凌江之名始此

初二日乙卯晴每遇淺衆夫下水呼耶許方得過行  
三十六里抵密潭舖日中所經有滑石灘修仁營塘  
角營清浸灘

初三日丙辰晴且暖行五十餘里至鮪魚營已落炤  
矣韶州許至鵠司李肅吏來迎予答書返其餽許為  
予兩榜同年也經過則為惶恐灘黃塘巡司鵝頸灘

山寨灘犁壁灘雞爪灘雲屯灘蓋險不及萬安而清淺過之

初四日丁巳晴早抵黃塘驛灘大小不一較凌江水漸寬矣每船水手各減三之一夜宿黃浪水營去黃塘百一十里唐張文獻封始興縣伯考圖誌生於始興之清化鄉始興在唐時隸曲江故天下皆稱曲江公又按李翱南來錄元和四年自豫章度庾嶺六月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則始興似在韶之下韓

昌黎元和十四年謫潮陽浮武谿至韶有過始興江口詩則始興又似去韶不遠豈今之始興非古之始興乎若所名榕樹灘攬步灘三頂灘金匙灘小姑營馬戰灘斗米灘下臺灘上渡營皆過矣是日始興周令以新任來謁

初五日戊午晴暖行十里許辰過平浦驛又九十里申刻抵韶州府晤同年熊夷庚太守及許司李南韶王訥吾憲副尋枉顧報謁留飲此百里中經過者卷

風灘蠟燭山柳洲灘掛榜山灘黃竹灘亂石灘古洋灘九思灘灣頭營茶餅灘也

初六日巳未晴順風飛渡諸山閃青透碧眸不容瞬一山鐫三字曰回龍韶州志云山在郡南臨江有石高十餘丈濶五十丈形如張榜俗呼虎榜山嘉靖間周太守叙改今名而鉸石記之頃刻行一百里午過濛濛驛酉過清谿驛晚泊觀音山計此日約行二百二十里作一詩送夷庚時擢蜀憲矣經過有歌堂灘

蓑衣灘黎頭灘黃茅峽界灘營在郡東南六十里曹谿之水出焉即六祖演法處宋李渤記曲江以南諸山略云山之盤礴方廣幾千百里峻極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仙之宅也景與興會隨筆成詩

初七日庚申未刻過英德縣竟夕月明風好掛帆行二百五十餘里自曲江至此山更詭譎萬象迴薄直令畫工閣筆英山在縣東二十五里上產奇石彈之

清聲徹肺腑因朗吟張曲江詩云行舟傍粵岑窈窕  
越谿深水閣先秋冷山晴當晝陰重林間五色對壁  
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雖謂自我作可也  
然石以英德著而予之見英石不自英始也每見鄉  
人宦粵者歸必載焉予初猶見大者之列於庭小者  
之奠於几也久之扁於室矣石丈之面目塵土矣子  
孫或剖而分之分之不得而碎之者有之矣又未幾  
游池氏園而儼然在矣載而歸者固為坐享者謀也  
石竒令人愛人勞不令石笑乎同舟客聞之稱快

初八日辛酉晴晨過清遠縣晚泊三水縣之黃鼎灣  
凡行二百六十里唐胡曾詠清遠詩蘿薜雨餘山似  
黛無葭燿盡島如藍真警句也燈下閱三水高令其  
昌新修志有先達胡伯鍾憲副與霍文敏渭厓公書  
蓋諷渭厓母咎人言而反求諸已也胡公名澧弘治  
癸丑進士彊力有幹濟官松潘副憲時自制神機箭  
曾一日平番寇五寨旋以忤柄臣歸時文敏以詹事



居山中極其推服亡何文敏起少宰適大同兵變乃薦公竝進其箭詔徵赴京下兵部傳其技擬受西北開府命未頒而公卒則文敏固胡公之知己也考公與文敏書乃在被薦之後稜稜勁骨不聞以德廢公誠哉直諒之益友矣再讀林公承芳續朱穆崇厚論維風敦薄想見先輩典刑林工詩文精翰墨官編修出叅江省萬曆丙戌廷試已定第一人三日因錯一字遂列臚傳之首者卽其人也

初九日壬戌蚤晴自黃鼎灣發棹午至神安巡簡司未過大通濬口西泊沙角尾灣共六十里予初卜此月十三日上臬司任十九日肇慶開道北晤訥吾王公云十九為日者所避豈未聞邪屈指惟十一十三兩日為最吉耳予謂相隔僅二晝夜雖式造其行能適湊乎訥吾力贊之已而風益壯河廣水深似有所縮者然其眷屬二舫初八夜先命過江口暫艤靈羊峽下矣

初十日癸亥仍順風辰旦張帆行五十里抵五羊驛  
廣州督捕吳別駕番禺謝令泰宗及藩臬諸幕屬相  
繼迎於途甫及岸而署藩司督儲晉江黃公源簡署  
臬司視饒臨川曾公銘西嶺南分巡蔡公陟瞻署海  
道嶺東分守武陵楊公水心以迎風惠顧別去而總  
鎮許公健衡至繼健衡至者馬建明孫紘瀛兩都閩  
裏海香山鄧禹門王文德兩叅戎也源簡則予曩納  
交於使閩時馬都閩為同年銅梁馬寓六太史諸從  
蔡公則前守端州者惟何印尼學憲以違攝杜門未  
得面諸公皆負公輔望以寡昧如予者廁其間真覺  
瞠乎後矣夜作寄襄兒詩

十一日甲子四鼓宿齋於城隍廟寅時導引至按察  
司曾公迎於露臺升堂受叅謁如故事曾公邀入後  
堂捧觴致賀焉例有公宴以期迫辭蔡公遣官吏齋  
嶺西勅印至遂行廣州城在蜃樓邊閣廊壯麗人煙  
霧繞塵市星羅東南一大都會出郭則大浸浩茫海

珠寺矗立波心戎艦海舶櫛比鱗次小艇飛棹如奔馬渴驥櫓聲夾人語幾不可辨西則白雲與西樵相望秀峯妍岫鬱若霞蒸以趨五羊有九龍之飛泉歷修阪下峻谷洄泱環抱而合浦涯其前浴出日眺扶桑潮汐吞吐晉郭璞以為盛衣冠之氣盡徼南之大觀矣未時自五羊驛開船十里至大通濠則紅輪落海底矣衝黑行四十里至佛山嶺鎮下遊奕兵船至是夜子時乘潮過淺五里官窰驛十里荔枝園十里

獅子嶺而紅輪又漸出海上也相傳粵東諸郡潮汐大較無異一日二次自長而消每月以初一十六二日繇子午時遞推而移至己亥而週皆十五日一月三十日而潮有二蓋潮汐隨月為長消氣之正也獨欽廉潮汐逐月遷移自長至消止十四日每潮退一日每月二潮各退二日如正月初一日長至十四日而消十五日長至二十八日而消二月則退在月前二十九日長至十二日消十三日長至二十六日消

其不同如此三水縣當二廣之衝北自滇江合武水而西南自牂牁合漓鬱諸水而東東距清海沂石門轉折而西而南會於邑三水得名以此嘉靖丙戌總督姚公鎮析南海北境高要東境建縣治白塔蓋眾流穿錯地廣盜滋兩縣有不及腹之鞭故也

十二日乙丑黎明行二十里至西南驛又十里至三水高令再謁辭之十五里而清岐水哨下截江道把總譚耀率哨兵趨護七里具水埠十五里永安埠三

十里為靈羊峽口借先發二舫行沿埠各巡哨及鎮下遊奕總巡十營諸舟聯舩貫艦翼如也齎齎伐鼓聲雜沓山水間十五里靈山寺則肇慶督捕許別駕鳴岱攝司李南臬幕有臺高要蕭令琦高明崔尹琳暨諸衛弁廣文輩皆操艇肅迎其他隸祭部者不勝紀十里黃江墟二十五里至崧臺驛維舟夜漏告輟矣粵海滄波萬頃自庾嶺一派夾鎮陽兩峰而下千餘里若衣帶之矜垂順流臨眺山權竒而水耿碧譬

之詩可謂神情雋徹入省會則天真爛熳矣自三水折而西沂山之嶽且近者堂堂廩廩遠且複者冉冉綿綿江色綠而明混混融融自是貫百川吞吐八桂氣象宋郭功甫詩雙峽天開控江水水自牂牁來萬里端州正在雙峽間石室崧臺壓孤壘亦詩亦畫矣是日水聲挾風聲如駿馬歷塊舟中應接瞻迴絕無震蕩靈谿無驚浪神嶽無駭塵詎虛語耶

十三日丙寅卯時鼓樂騶從導入兵巡衙門開道文武將吏庭謁如禮辰時晉謁總督兩廣少司馬張公湛虛公起家泰興令余以舊子弟備負祭戟相見欣欣有喜色歸署懸兩世真容拜而告焉先是同年石昌倣以守攝巡秋仲歿此署中人皆謂應局其室避不祥余笑曰自有此署以來升墜存亡不知凡幾儻謂禍可曲避則福亦可倖致乎與眷屬寢食室中晏如也粵居天末法紀蕩然仕者喜通命運所屬耻循憲綱久矣且兵譁於伍未經大創耽耽洵洵莫敢誰

何會城諸公之愛余者私諷以計日待遷應一切寬假從事余未敢以為然也先達陸文裕有云國家損益三代位置百僚內設府部謂之大臣外建三司謂之方面三司自五品以上吏部舉用俱具名雙請與兩京堂上體例一同又云按察司之制視都察院故曰外臺其設官視內臺略降一等其貳亦有副有僉僉事品稍亞而體則同更憶先大夫之言曰今人只知做官却不知做人然官則可尊可卑人則不加不損會做人方會做官無岐視焉可也今讀禮五年尚仍故秩人微望輕固未有如余者顧名思義敢不勉乎先一日舟中自書聯句三其揭大堂者曰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中堂曰誰道網踈此老却有記性莫言爐熱當官政好修行而內庭則曰平心遵考訓耐性佩慈謨做考亭語也是役也為程凡五千有餘為日凡七十有五自公偶暇因次第之於卻硯齋中

重修毛雉河莊院紀

嘉靖丁巳戊午間吾祖考月塘府君卒國子業而櫛家督失箸是虞載事隴畝今所號毛雉河冒氏南莊者是也吾祖母沙太孺人脫簪珥買犢以佐之蒙霜露勞筋骨於茲者凡十四年云莊故有院院以外有池有竹一泓與萬綠相映帶也院以內有楹三為園五畝叢桂有亭芍藥有榭以及桃李梅柿橙橘之屬無不與或或疑疑者爭妍競秀院後二銀杏百尺叅

天出郭而南者咸跂足焉而迎門之青青拂地千縷萬綠又不減輞川柳浪矣自吾伯吾父兩大人以筆墨耕不復問家人生產吾祖考釋廉州紱還里每逢和霽携兩大人載酒游於斯輒娓娓述力本之勤與田家真率之樂余時以髫髻侍竊聽之今琅琅在耳也嗣後兩大人出綰花封歸享成業歲或不一至在冉迄今遂不免荒圯之感矣崇禎壬午余自襄陽謝病歸奉伯考遺命以是莊屬之余余於藥裹之暇履

畝而見此以耕以獲者皆十四年勞勩之所貽也而九原不可作矣唏歔憑吊為之治荒落扶傾圮諸凡淳者夷之游者達之皆者斲之花竹之剪伐者更植之雖不及昔之十一而竅修墜舉代兩大人以竟所未竟庶無遺憾矣乎夫兩大人與余皆叨列仕版余之馭歷內外且十六春秋而揆厥所有曾無加先世之舊則拙宦之輸力本也審矣爰溯創業之艱并識重修之歲月俾後世子孫知之

拙存堂逸稿卷三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碑記 凡五篇

卜子夏祠堂碑記

崇禎甲戌予觀察曹濮曹濮北錯燕趙南與大梁隣風號萑苻淵藪時流寇東漫數往來雍豫間余奉壘書治兵矢不負聖天子任使以期會出勒騎射鼓之駟鐵乘黃不說介而馳磬控若翼縱送若組習坐作



易旌旗鑄干將冶佛郎將試八陳六花日討軍實而  
訓之已廼歎曰孔子至於衛曰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余孔子徒不能化民成俗使賣劍買犢外戶不  
閉而猶勤吾師帥菟苗獮狩嗶嗶然與韜韎之士如  
飛如翰是俎豆不足折衝而以死恐不畏死者文學  
飾治之謂何曹濮故帝丘衛地也昔者孔子歿子夏  
退而老於西河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夫夫子之  
門文學則稱游夏而政事如由猶然哂之它日聞絃

歌武城莞爾學道予不敏卽不能遵領惡全好之訓  
而西河在仰文侯所師致五至而行三無達禮樂之  
原不亦可乎何介介然知方之是亟耶爰奉聖諭六  
言揭日月而示之俾民投戈講藝以暇日修孝弟忠  
信之業懿親有訟者同徃執之予心如結負疚弗遑  
幸飛蝗出境甘霖應籲民生之不易稍稍有定志已  
修廢舉墜勒衛大夫甯武子行於石展其墓酌之而  
卜子祀闕如曷以風馬敬卽鄉大夫五更諮之用質

諸志成謂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曹州  
卜垆都其故里也徃直指鍾公化民勗祠之州大夫  
吳邦相表其閭州大夫周焯封其墓而華表焉祠久  
就圯會鄉人士謀庚新之余嘉其意指餼奉為落成  
縉紳父老儼然進曰是宜記記使相辭命也既奠駿  
奔走已而思天下大矣治天下蓋憂憂乎難矣乃繇  
吾文學言之恒曰指掌曰運掌何易之耶傳不云乎  
禮樂明脩天地官矣夫子生平獨與顏子商酌四代  
而閒居於卜子言五至三無五起三無私蓋創見於  
六籍也微矣乎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拳拳  
焉證嚮以詩之所近其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言之美大真足以祇上帝而式九圍與危微  
雅頌之旨相映絡史稱卜子好論精微而習於詩絢  
素之說居然無聲無體之意焉異日者撰夫子微言  
六十四人中舍卜子誰主筆今卜子所言詩與子貢  
并傳而易春秋則口授於仲尼傳之公穀論閒居所

問答後先回賜入室矣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相弟子行亦云迎送必敬上交下交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其自言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鈐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又曰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入於耳矣觀其奉曾子之督責而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何躬行耶然衣懸鶉而守道不仕自謂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爭利於蚤甲而喪其掌獨魏文侯折節得受經藝而諮國政焉侯嘗客段干木每過其閭未嘗不軾時秦欲伐魏左右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繇此得譽於諸侯夫文侯師卜子夏段干木而虎狼之秦不敢窺俎豆之賢於軍旅遠矣卜子吾師也吾不敏請從事於五起三無達禮樂之原以正是四國又何萑苻之足虞而

民之不雅化俗之不長厚邪三老子弟謂予言何卜子所著詩解近刻於李太史本寧所謂編蓬者世未有傳焉祠成於崇禎乙亥之暮春墓在曹州城西北十里之卜堦都與寧武子墓相望云其雲仍可稽者六十七世萬年萬詔六十八世學美學玉孟秋孟冬六十九世光先承先亦可謂神虬修尾杜若餘香矣  
重修衛大夫寧武子墓碑記

按春秋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燬卒子成公鄭立

二十六年正月會莒子衛甯速盟於向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衛侯奔楚五月晉侯會諸侯盟於踐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衛元咺出奔晉冬齊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於衛魯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此著於魯史者也左傳僖二十六年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於向尋洮之盟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

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藂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使元咺奉武叔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欵夫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欵夫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剛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春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王許之秋廼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厘曰苟  
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  
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  
厘辭卿魯文公四年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  
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荅曰臣以為  
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  
取戾此其傳於左丘明者也夫晉文召天王而逞無  
禮之誅成公兩去宗祏瀕於亡而不失國俞之力也  
吾夫子修春秋作而歎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愚不可及也真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污  
矣抑予嘗考之公族禮父死子繼武子父莊子名速  
成公三年與公會於向三年武子始盟于宛濮是莊

子歿于成公之二年左右而後武子嗣大夫也是武子之未事文公經傳所載甚明仲尼言有道無道或指復國失國而元晦乃分屬文公成公或亦未之考耶余奉命觀察兗西粵修廢舉隊即甯武子墓展而拜之茲曹也而曷以衛大夫窀穸焉蓋成公後避狄遷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墟亦衛地也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茲三者武子有焉而况墓樹之在憑乎歲久夷為荒草

麗牲之石敲火於牧豎余因攷信於經傳用為實錄以仲尼之論為銘贊俾後之攬者有所衷焉余誦法孔子孔子言達德知仁而勇或叅焉亦何居乎愚而獨以謂顏氏子及甯武子夫學不至於權不可言學權之所運即智者亦或謂之愚余嘗曰權變合而為聖人陰陽合而為權變陰陽二者經也陰陽一者權也其可測經也其不可測權也觀武子所答賦詩亦何其離離嫻於學術耶至賂醫獻玉大類脫西伯美

里夫以伯主修隙必欲甘心而卒以履虎尾不啻此  
殆非經之所能與也宋儒於此蓋聚訟焉豈吾夫子  
之意哉武子有知當歆余言為生芻武子子名殖九  
世公族墓在曹州西北二十里舊有祠圮於水萬曆  
十八年知州許恩呈直指鍾公建祠今歲時以牲醴  
即其墓而酌之

作是記已南選君徐虞求以書見報曰今天下智  
極矣無如矯之以愚巧極矣無如持之以拙蓋以  
不愚不拙則即能任勞必不能任怨不能任怨則  
不能察吏而安民必至上負吾君下負吾學年丈  
來教云一副癡腸盡竭以付之百姓癡者愚與拙  
之別名也方今天下以智巧用之而日敝惟愚惟  
拙迺克有濟年丈自處於癡矣雖然對智巧而言  
愚愚也者又大知大巧之別名也夫婦之愚而與  
知乎聖人之所不知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  
唐曲江詩云直似王陵慙非如甯武愚是武子之



知愚蓋根抵於性融液於學乘乎世運惟推移而已不與焉者也如謂戇直不宜於君民吾姑以愚出之而曲行其所學剝落圭角竊附渾融囊括聰明權施作用失夫婦之本性開飾智之法門究必流於詐而為陰險奸雄之借徑矣余也不移同於上智素癡未見小瘡偶有一得沾沾自鳴虞求聞之得毋掩口胡盧而笑

曹州關聖帝君廟碑記

曹州舊有二關帝廟一處城內西南小教場之右一處西郊大教場之東毗於燹壇內昉於進士張公瑤為孝廉時帝兆以夢後雋南宮朔祠以報外則觀察張公建重修於觀察星海來公內祠與民居邇雖裡祀不乏而金碧丹堊黯然而無色予既蒞止亟葺而飾之棹檝屏門夾列松楸以妥出王時較駮駟立楊枝百步期士卒命中習技擊距踊投石其左亦足以小試矣外祠居戎場中可容萬馬表衛金堆清壁虎落

南矚彭沛西覲梁豫北連燕趙東通齊魯黃河池其  
右濟汶帶其左餉有舳艫蔽雲之足恃士有山東豪  
傑之可驅刃有管山之堪鑄器有西洋之足尋雖名  
四戰然亦可以為用武之地矣予奉簡書脩兵茲土  
時值繕虞事繩怠廢萑苻竊伏於五營十八寨而士  
卒昧止齊於二虞三扈兵以尺藉為避徭之窟弁以  
操練為游戲之場予雖欲獲擢覓於犬射麗龜於麋  
憑軾而與左右廣周旋其可得哉用是簡卒之憊者  
去之跡之詭者去之生盜賊之鄉者去之馬之羸者  
去之牝者去之蓋去者半易者太半釐為五營易旌  
旗辨號色建旃纛習其目節鐃鼓習其耳色以生尅  
相循聲以疾徐為度盡洗滌風維揚振鐸置敵橫雲  
開營翼鴈自夏徂秋始井然漸有次第維予仰秉廟  
社威靈先中丞屏翼菟苗訊馘孰散自專禡社類禰  
恒苦無所而帝廟久圯遺像翹翹漂搖風雨何以神  
道教於三軍爰是鳩工庀具為殿陛為廊廡為宮墻

所損金錢若干緡或以俸或以橐中貲一切官帑鈎  
金不與焉有助是役者予謝之曰予祠神而取諸人  
或以鍰辱神甚予不忍也神豈歆之以剛日陶於郊  
材於林厲燬於灰山穰事於籩廩凡畫皆便計用罔  
闡施徂松甫栢路寢孔碩朱薨青甃閼宮奕奕獻類  
林而歸飲至有所矣後始於甲戌之鷹隼訖乙亥桐  
華告竣事功已就而民不知居無輒而害有禦矣夫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繇弭焉是舉也以講武事而乞  
靈於帝者也帝之大節炳日星祠宇倍黌序以麥城  
之役垂五百年而一顯於玉泉之刹又垂五百年而  
再顯於蚩尤之戰帝之靈爽赫若谷應震華夷如一  
日超羣倫於千古予備兵曹濮曹濮固盜藪前此絕  
行旅者年所蓮妖之變與賊呼吸者尋敗露伏誅綠  
林終匿不敢逞此神之力也予生平嚴事公範金像  
出入自度每有疑獄丐卜丐夢若啓若告罔戾於誓  
此又神之力也近得宋臣孫公奭所傳忠義經及叅

知湯公畀予新籤六十四詩授之梓以前民用會遣  
後迎宋馬遠所畫帝像於楚友人朱咸一家而流賊  
擾中州予奉旨監數道之師抗賊於曹單之河上河  
固涸一矢可達賊徹夜狂呼乘筏將渡予縱火鼓擊  
之宵遁此又神之力也方椎牛饗士而奉帝像者從  
間道至此皆予一念師帝大節所默相昭格而帝之  
名言懿範不我遐遺也夫英雄自有本色成敗付之  
天數帝之辭婚報曹精義入神間關萬死求主抗賊  
能令虜敵徙都鑄金刻玉至誠動天地度越千古英  
雄此亦至誠悠久也至若掃黃巾如敗葉馘良梟若  
承蜩縛禁若繫鼠覆七軍若掩蝥跳盪震壘即用兵  
如神者未嘗不避其鋒而讐其氣矣大節炳日星祠  
宇倍鬻序有以哉而說者或咎昭烈應援之不至帝  
樊襄之不捨遂使蒙晃得志固矣夫目論也嗟嗟武  
侯之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義勇武安王元所封西臺朗陵馘魔上將道家所傳

漢前將軍壽亭侯昭烈所封三界伏魔大帝則又萬曆戊午間所褒崇也今額其祠如令甲而系之銘銘曰桓桓壯繆超羣絕倫忠義垂訓埒於五經六十四詩典要乾坤嗜左不釋春秋以明擾龍馴虎氣骨嶙峋正而不譎名節以伸靈昭茲土百千億身我之師公鑄像書紳嗟此曹濮憂憂狺狺天旤斯民櫬槍黃巾監視師旅露宿河瀕賴神之力賊退於陳傳經鏤像用貽斯人寢廟既成俎豆惟禋勒此鼎鐘永厥斯銘于彼於此焜耀戎初明恥教戰鼓聲齶齶萑苻以滅四海永寧

曹州大教場關聖帝君廟落成碑記

賤民而佞神神不受也聚吮吸之膏血供土木之經營豈惟不受神且吐而譴之又增一重罪案矣夫墨夫亦何厭之有以百姓為外帑惟恨谿壑難填以鬼神為不足畏即神佛皆其佐罰之官也甲戌夏五月予驅車之曹濮家大夫送之門而戒之曰做官到底

終有敗時但毋以墨敗猶可以謝百姓對神明歸而  
可以見而父母也予稽首受教書之紳且矢之神矣  
故予下車未幾而鼎建關廟於曹州之大教場也址  
因舊非時絀而舉羸力以時非病農而廢事懼官索  
一而民破其十也故庀材不取諸官念勞力者食於  
人且工亦吾四民之一也故僝工必飽以糈至種種  
物力悉出飲冰茹蘖之清俸不敢以尸曠糜天祿不  
敢以贖刑築怨愁神之鑿之大衆所共耳而共目也

揆日肇始於崇禎七年之長至上梁於八年春王七  
日落成則首夏之廿四日也臚而計之木之工二千  
有七甃瓦之工千有六石之工十之三塑之工十之  
二丹黝藻繪之工十之四殿堂廊廈巨麗莊嚴冕旒  
黼屨巍峩炳煥豐碑屹若翠栢森然屏峙於門枋矗  
於道環繞周垣分營而畫界限別構精舍延僧以奉  
香燈蓋赫然大備矣雖然古之人先致力於民而後  
致力於神且神道設教省方觀民皆觀察使事也予

開臬斯土歲月忽一周矣流寇臨河而返辛元旦之  
卜先徵冬夏憂旱而祈則甘澍之答如響玄感陰牖  
丕顯良多帝君方俯憐盲吏益加惠於元元予忍於  
秦越其民叢愆積穢不可對百姓即不可質神明異  
日者又何以歸而見吾父母乎故於碑文外更為之  
記直述本願如此

摹勒關聖帝君寶像碑記

余生平嚴事公屢有神會範金為像出入奉之甲戌  
秋分憲曹濮乞靈整旅萑苻氛靖建飾州城內外三  
祠為文以紀其自憶楚黃友人朱咸一曾為余言萬  
曆己丑雲間侯大將軍繼高鎮浙時於二月六日誓  
師出洋防汛夢公張弓東向而射若有所指遂獲花  
腦浪岡二捷後鑿公像於粵用昭德祐蓋宋馬遠筆  
也予竒其事冬抄遣力迎石本像於咸一家既遣流  
賊犯汝陽道中梗乙亥首春予督數道之師設防於  
曹單上下三百里黃河順流之北岸先是元旦予卜

籤於公有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之句  
時已陰有所指然風鶴杳如也比賊騎數十萬薄陳  
宋相距咫尺殺人如草烽光如晝兢兢治纜筏為北  
渡計予枕戈衽甲衣不解帶者三旬仰藉神庥出奇  
獲醜收艦緝奸賊偵其有備也引而去曹單一帶幾  
無異於花腦狼岡亦為二月六日而所迎畫像適從  
間道浮江歷淮至若有翼而護之者因藉雲間名手  
顧君公彥重勒於石以傳且以見萬古忠靈與奔奏  
禦侮之臣無時不相昭格云

馬遠所畫周倉皮弁而插牡丹蓋苗人弁飾皆以  
絨線擱花於上以示品級但苗人用左倭用右耳  
雩都縣官山修路碑記

崇禎十二年孟冬念五日取道雩都至會昌致祭吾  
先大夫於名宦祠山徑巉嶮九折百盤未足喻也輿  
人力乏則下車以步繼之足力乏則以兩家隸掖之  
上下於嶺壑中凡數十里而始憩官山之慈果菴因



歎乘輿者猶若此彼風雨飄搖擔簦徒步者將奈何  
比詢住菴齋人連志和則亦曾見先大夫者且云募  
緣甃地者若而年而以費巨道修迄今未能就蓋起  
雩都之老舖以至本菴計六百丈以長也予為發願  
俟禮成而旋當解橐以成之詰午抵會昌與士紳之  
遠迎者道行路之難而及此庠彥賴君士望獨欣然  
願任其事然則發願者予而成此善果者賴君也更  
為言礮者遷之穀者劃之銛者挫之凹者夷之壑者  
架之窪者形之紆者繩之滑者複而疊之從茲窮崖  
巉徑化為坦道夷途委頓嗟噫化為讚歎歡喜凡商  
者旅者郵者使者騎者輿者冠蓋者荷負者樵於山  
而耕於壠者人人不知有行路難而賴君足下之青  
雲易易矣爰命畢工之日立石菴傍紀其事嗣是歲  
久增修是在後日同志之君子

次歲四月賴君貽書相報則修路已竣於首春矣  
信人哉

拙存堂逸稿卷三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銘 凡三篇

曹州關夫子廟鐘銘

萼合禦侮鼎助偏安鎮荆威遠訓魏節難燭燃宵達  
婚拒齒寒魔銷甃復虜懼劍食義淵敵萬古遂一刊  
古之功闕銘諸景樂爰命鳧氏金範土搏不窕不攏  
蚓屈龍蟠嘉成發響國治神歡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贍

銘

關夫子廟鼓銘

師出以律而鼓長五兵樂和在懸而革帥八聲夫又有幻雙鶴於建康待桐魚於臨平雖聖則以大義膽而廓之以萬勇桴而撾之又何必冒於啓蟄之日用以協乎雷霆維聖之威兮固震寰海而徧幽顯兮豈與夫武侯之銅鼓同聲而谿鞀兮

平章泉銘

有序

會昌儒學 先大夫所重建也崇禎十二年六月廿

四日午時從形家者言構井于櫺星門內入土三尺而果得皆大石覆之石上一甃有文曰平章泉飲必中神農記是午觀者麋集人有近百歲者初不知此地之有井也竒矣源深甃大而味冽異他水發覆之日如沸如騰如歷城之趵突泉者數月乃漸平又竒矣先是有沈生清者夜夢一人語之曰此水平章之水也莫解為何詰旦果如其言抑又竒矣而是秋李君益瓌提省闈遂為開科三百年中之第二人又塞

而通天人蓋交相應哉不佞起宗於十月廿六日祭告先大夫於名宦祠汲而飲之為之銘得瓴甌名會昌發古井著平章二十斯年先公建庠靈開傑出符兆聿彰徵應竒永奮颺適至止觀厥祥

拙存堂逸稿卷三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行狀墓誌

各一篇

誥封奉直大夫進四品階先考玄同府君暨先妣宗太宜人行狀

不孝起宗稟遺言而卜近兆於東郭萬花園祖塋之左相度封樹歷崇禎丁丑戊寅之兩期始竣事爰筮已卯年三月十六日奉府君宜人匱合而藏焉每痛

府君以疾終於乙亥之九月朔也起宗方備兵於曹單不及訣也宜人一中卒不起而終於丙子九月之六日也瞪目不及領一語咫尺亦曹單也雖享年皆七十有一壽矣而起宗尚可以為子哉私愬一旦從地下而先德俱泯泯也乃就總帷而痛哭者數搦管再閣者數不得已而勉為狀以俟大君子采焉府君諱夢齡字汝九玄同其別號祖為光祿寺監事雙橋公諱承祥偕祖妣劉齊眉踰九袞父為松潘衛參軍

月塘公諱士拔與伯父別駕公諱夢辰洎吾姑同出於王母沙太孺人而府君其仲也府君生而秀傑稍長益竒穎時外王父邛州守雲衢宗公方為孝廉偶過王父所見府君而喜曰此嶽嶽者大器哉遂以吾母宜人字焉宜人生於嘉靖丙寅十二月廿有二日府君為乙丑九月廿日僅一歲少云甫六歲就外傳目過能誦既勝冠授義經習制舉業語必驚座雖吐鳳倚馬者謝弗及王父欲老其才年十九始命就童

子試試則三冠其耦先伯父補弟子貞卽宜人子歸之年也王父家教嚴以府君有過人之才而嚴且倍雖授室生子稍作輟輒繼以杖宜人挫鍼治鑿佐讀書不言倦蓋府君湖海爲氣而宜人金玉其相性相觴而實相成也自是每試必舉首先後受知於詹柯饒陳四督學萬曆丙申以旣廩膺里選年二十九矣廷試而袁玉蟠太史竒其卷得進呈故同郡生皆得南國子而府君獨北受知於大司成李公九我方公

中涵聲名雷動橋門間其相與結十二子社而頡頏一時者則葉公燦周公道登邵公景堯孔公貞時姚公永濟凌公漢翀李公萬化萬公建易汪公泗論毛公九苞郭公應寵也而穠其文爲潔淨精微者則唐抑所宮詹穠其爲胸星斗而氣河山者則何克齋司寇拂其座謂木天虛左以待者萬含澤儀部周青來此部諸公乃九我公尤賞其義經義謂吾所以褒子者甚於主南畿試褒龔解元卷也而何以久不售當

為善以需之耳丁酉下第歸而起宗年八歲受小學  
矣時王父解組養九十之親為族之強有力者侵凌  
無已時其嚴課府君也甚諸生時而尤無已太康之  
戒府君益發憤下帷而數不偶然府君自是三之燕  
矣宜人上事兩世翁姑以孝聞中事諸伯叔翁姑以  
順聞下而處娣姒間指且百周旋中禮咸得其驩心  
莫不曰此溫恭淑慎者真不媿孝廉女哉丙午秋起  
宗入黌序丁未娶婦馬氏會府君應郡司馬毛公之

聘設臯比於天寧寺宜人恐其以宴爾荒命之從學  
焉已酉府君再之燕將入闈而聞王父病作踉蹌而  
返已不待府君號天搏顙幾不欲生辛亥從伯父治  
新阡以襄大事是歲三月襄兒生而王母且抱曾矣  
壬子喪既除勉謁選人吏部郭公天谷沈公懷槎閱  
其卷擊節曰此從蒲團上跣趺得來者立需大發何  
小就為府君顧謂母老矣願以三釜代萬鍾耳遂授  
江西贛州府會昌縣癸丑初夏府君挾宜人奉王母

而西子婦從府君自矢曰功名科甲天能限人者也  
人品事業則天所不能限人者吾為其不能限者而  
已宜人以府君之性近下也首以韋絃諷且曰吾聞  
諸吾父邛州公云立德不必立名積金不如積善夫  
子以此德其民其即所以孝吾姑慰而翁乎府君於  
是進士若民而問其所最先者僉謂自水東石梁圮  
洪濤怒張民病胥溺學宮鞠為茂草者凡十稔子衿  
升畫於公廨博士寄廬於空林顧以斗大山城雖循

吏不能為巧婦耳府君曰此吾分內事竣此而罷官  
何憾焉因出行橐中百金為倡而七十丈橫江之橋  
成清勝國末白雲寺漏籍之僧田以其七鬻於官而  
廢學煥乎於不日然未嘗以興作故罰民一銖也詳  
見泰和郭青螺大司馬碑記中其持以臨民者惟大  
事化小小事化無隨處體認天理之十四字片言獄  
折讞草立成而所最切齒者則不逞給少年以廢箸  
也非族亂本姓以承祧也若夫水覆更收蘿移再附



牆闥而更宜勃谿久而涕泣感悟者名不能悉指府君一惟動以至情而不任法至庫胥嚴廷鑑乘下車而銛以言府君重笞之仍三木囊之於通衢流民張鳳劫掠龜村縛渠魁而豁其黨不問百里而遠有殺其夫李世宗者事曖昧幾成疑獄府君齋沐禱懸重購而得弒兄之弟謀夫之妻置於法遠近誦神君焉他如禱澍救荒恤嫠掩骼諸種種者有所行必入以質宜人而宜人未始不稱善也王母樂之雖春秋七

十五而髮為鬢齒再覲至丁巳初春而抱彭亨之疾府君問醫籲天願減年益母筭而宜人宵衣奉匡牀扶掖澣濯無一之非其手也而卒以四月朔終於官舍豈非天哉府君哀毀一如奔王父喪時與伯父之丞海澄者麻衣苴履扶廣柳歸而士民攀號者以萬計時府君業以課三年最給繇咨部督撫直指皆重其品行署上考而不及需封典矣其明年戊午起宗舉於鄉府君幸其不於身而於子也宜人以吾父邛

州公亦以前戊午舉於鄉未嘗不破涕爲笑而與伯父肅拜告王父母又不覺涕泗之無從也已未冬合葬王母明年庚申八月復除四川酆都縣隸重慶三峽瞿唐之險談者齧指府君念板輿不得再西也倦於行宜人勸駕曰儻少淹而徼一命於舅姑賦歸與豈晚耶趣裝攜子婦及一孫一女涉水道六千里而以辛酉初夏七月履酆都任地極衝敞視淳且僻之會昌遠甚府君方毅然計幹蠱而重慶樊酋倡亂據

城於季秋十七日矣重慶順流達酆都僅五百里會涪州長壽缺長吏酆爲鋒刃首及之區閔傳樊酋將據夔門扼蜀吭府君亟遣起宗奉宜人東下宜人難之府君曰吾旣以身捍寇遑恤吾家若趨起徒亂吾意且蠶民衄卒接於途也萬一嬰他禍欲存一棊棊者奉先人祀得乎宜人乃以帛繫印於府君肘後泣而言曰家而忘國棄百姓而爲天下笑非吾所望於夫子也蓋宜人性沉靜雖燕處不輕出一言而言必

關大義其從宦於兩地也類如此宜人行次荆江伺  
府君請援募兵之耗至三旬始解纜抵楚會城起宗  
謁楚撫軍熊思誠先生述宜人畱別語先生正色起  
曰丈夫哉此所謂忠於謀國尤善於謀家者府君自  
與宜人別一意固人心以辦賊隻身二僕拮据於垣  
空民散時以大義鼓石砮秦女帥回其援遼之師師  
出餉不繼則勸士民義助之奸民王元臣劉正臬者  
以偽檄誘叛則立誅之土臬楊榮奉逆黨冉玉龍意

旨結忠州之劉啓賢爲內應則密偵而計擒之銀杏  
坪妖民乘隙起則治其戎首而散之囚呼於獄則縱  
之出出者旋復自歸陳土司頓兵懷二心則以微言  
陰折之又如援兵之舍舟而陸也索輿馬供億以千  
計咄嗟辦而兵有掠一豕者必置之法監司有發金  
易米檄之負運遵義者費十倍所值稍緩則按以軍  
法府君曰吾忍以民命易一官哉抗顏籲請卒已之  
蓋自辛酉九月逮壬戌夏五擁一敝絮而夜不合睫

者五十日矣若夫於搶攘寓鎮定偕諸博士孝廉賦  
來鵬詩追壬戌遊而寄示起宗有俞自好為吾不惡  
登陣入社又開尊之句其與治會昌時暇日必詩酒  
於山水間而祭必恪馭寮屬必嚴從不問家人產而  
當其修廢舉墜甚於謀家其致一也及重慶報恢復  
一時共事者上之徵金吾蔭次亦超遷卿寺曹郎府  
君不言功僅量移雲南之寧州聞報蹶然曰吾幸以  
完城還百姓以全體還二親庸戀此雞肋耶矧吾初

仕而不得侍吾父再仕而又不得侍吾母也吾行年  
五十有八矣卽不必葺鱸思而長違先壠何為者仲  
冬移疾歸癸亥二月入里門亟謂宜人吾今還而帛  
可以見卿矣乃宜人自蜀還持木楸日誦佛萬聲以  
祝府君者猶琅琅在耳也府君既謝寧州伯父亦以  
再丞淑浦晉別駕秩還因築園於洗鉢池旁名曰逸  
蔣花壘石與諸素心友結逸老社於其中客即非時  
至宜人供具立應起宗亦時治尊罍奉杖屨於柳煙

竹月間衍衍如也乙丑丙寅二親先後穉六十起宗  
丐李本寧宗伯陳眉公徵君文侑酌者文中壯其捍  
蜀事不容口府君驩甚起宗則竊愧敝貂之不為宮  
錦也府君曰昔東川破殘夫婦父子牽衣繫帛時得  
如今日上康爵乎造物不假人以全也久矣又明年  
崇禎戊辰起宗登進士榜捷騎飛馳閭舍若沸府君  
與一僧奕於懸壺處不色動徐歸與宜人焚香拜告  
王父母前涕覆面則既嘆兩大人不及見更念戊午

鄉薦時尚有伯父在耳既釋褐授行人府君笑語宜  
人天之安頓吾兒者巧矣使臣駕輜軒便歸覲不似  
州縣勞人必以三年淹也孟冬使溫陵還里以登極  
恩府君晉封奉直大夫吾母為宜人己巳元旦起宗  
奉五花誥於堂上龍章爛如象服燦如見者侈為盛  
事而府君顧有不慊於心者則以榮名之寵吾闕如  
於吾親儻進是而能兼之孫亦何異於其子乎庚午  
春府君以五品致仕官年六十以上得進階一級遵

冊立恩詔也是秋府君篋書囊劍送襄兒應試金陵起宗以冊封使魯越壬申以郵典使浙皆便道也起宗竊見府君之飲益進宜人色益腴而深自慶也然府君壯歲苦足瘍恃過人之量不慎疾宜人體素弱中歲患滯下幾始遂傷胃間歲一發雖旋藥旋已而年不能與病爭矣壬申十月起宗考選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府君歸而勞之曰率土皆臣何南何北且爾固執瑟投筭者安知非塞翁之失馬乎適年饑

繼以疫流離載道府君日設粥於四門賑之全活者數萬人事竣送起宗至江滸而勉以詩癸酉轉郎中力請終養祕之不以聞府君偵得之遂於甲戌上元挾宜人就養於畱邸以塞其意面誠之曰爾通籍入仕五年而無一事報國無一善及物非孝爾三使而朝廷皆與以便道恤勞臣以及親而爾惟知有親非忠而宜人更詔之若父艱一第而爾掇之爾能代父吐先舅之氣而弗克竟父志如畱有餘之天意何矧

吾兩人未甚衰寧需若反哺耶府君故好游與外舅馬公及諸故人探梅看花於靈谷半山諸勝地間飲必詩歸必與宜人言其狀凡粉餐糗餌殺載羹醢之屬吾婦馬手治而進未敢委庖人時僂身立屏後伺其饜飫始卽安慰刀匕偶失和而嬰府君怒也是歲季商府君政七十而四月有分巡竟西僉事之命起宗先期丐座師閣學二水張公王觀察季重公之如椽者以為壽而董思白宗伯更為襄兒書之屏白下

諸君子又各惠以大篇短什起宗方擬展限及覽揆府君以簡書可畏命於午月預稱觴而遂戒行行之日復登舟滿飲以安之蓋府君素以嚴為愛起宗卽以衣冠見不與坐有所告幾茹而後吐故命出無敢梗而心固怦怦矣凡月必走家僮候起居每接家書語備字工不曰吾無恙則曰翁母顧疆斂或偶感風露則必曰已於某日見賓客矣轉而私詢於往來者令母諱不曰某日課襄兒文則曰某日游逸園既又

曰某日曾孫生以湯餅宴賓客驩而散也至述宜人  
問西魯風土若何起宗目青若何及孱弱之婦視昔  
若何者又甚悉乙亥王春慶節者返如一口也上元  
漆寇破汜水薄歸德虞城而奔河起宗於是有監督  
拒防之命兼聞賊轉犯中都從行間灑淚馳急足於  
家府君寬以忘憂而以忘家保封疆為祝第云春來  
胃火上炎畏飲耳鳴呼此三月間手筆也起宗私計  
府君自少豪於酒記就養畱邸時每侍夕餐猶盡一

斗而間溢之畏則失其常且必有不能勝者矣因泣  
籲於當事乞終養不報亡何寇再至遂題畱久任八  
月既望府君遣襄兒應海陵歲試起宗方抱桴河上  
也廿一日忽病痢日夕數十起然而檢方問藥及作  
蠅頭書以遺襄也如平時家奴受府君戒襄不得聞  
比襄不待試而旋則奄奄僅存餘息襄呼天而以口  
送藥府君盱目屬之頻以手指其心而逝矣傷哉傷  
哉有子而無子哉起宗聞訃於寧陽心膽墮地雙睛



不能辨黑白徒跣奔喪於十月六日成服於几筵前  
跪自數其不孝罪萬死不足贖填咽不能終其語氣  
數絕而蘇先是宜人率襄兒經紀喪事內準於禮而  
外周於賓井如也已而見起宗骨崖然數語叔舅允  
升公吾兒何遂至此徒促未亡人死耳起宗始強起  
慰之私謂吾不得養吾父或得之吾母耳詎意卒以  
傷心久漸成不可藥之病明年九月五日方與吾姑  
共午饒忽中痰仆地遂越宿而長逝哉或謂委蛇而  
往無恐怖是為淨土根因然起宗何辜而罹此毒痛  
也距府君之即世纔一周而遡懸車偕隱之日則十  
有三年矣此十三年中府君自課子弄孫外惟寄趣  
詩酒獨不喜赴冠蓋筵而以故舊在座為快左執壺  
右執爵耳熱高歌不達旦不已然客來則惟恐去客  
去又惟恐不再來也嘗謂百年旦暮耳吾有暮而無  
旦矣何吝乎秉燭遊且異日者哭我於墓固不若觴  
我於室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裴晉公真吾師也故

更號達菴焉邑長有式廬者輒以不能下堂辭至事  
關桑梓之利害則昌言觸諱而卒未通一私牘與人  
交不藏怒不修怨惟遇不平事則必爭其面折人過  
也近厲宜人婉規之卒以靡他故而人無憾每歲東  
北祖塋之祀必辦租代單族而赴人急如救焚然諸  
以餒告者病告者雖傾囊無所恆常立大雪中爲五  
服叔敬川公誅茅菽風雨月出青蚨爲觀光公辦僦  
居費若族弟天雄輩之不能婚襟友吳公瑞雨之數  
喪父殯而不克舉也必悉資力爲之計更趣宜人與  
襄兒出所有佐之族妹有適蘇氏貧而孀者積九金  
於笥他出忽失之有誣其故人子與其子暱者計竊  
之也聞於官備受榜掠卒不承而妹以失十年緝統  
所積不欲有其命府君如數亟償之誣者失者皆得  
生遂為母子如初也嘗有求庇而贄以田宅者亦有  
爲人白冤抑感而以千金報者府君皆力謝之以語  
宜人宜人曰夫夫想未聞會昌陳學詩事及夫子所

以處伯兄者乎學詩者會昌富民也老且瞽妾悍而子蕩妾捶殺一婢府君將按以三尺顧念主僕有分在不則又何以謝死者學詩亟自訟請以七級償一命輸二百金爲造塔倡比府君扶櫬出城呼學詩而還其金曰吾行矣塔未必卽造徒資乾沒耳聞若妾斃於厲鬼足相抵吾以金畀若亟爲蕩子償母錢可乎學詩感嘆涕橫流大衆口口轉相告曰此真民父母哉伯兄卽所稱別駕公年六十無子先府君十三年卒其相倚爲命者惟起宗伯又嘗嗣起宗之仲子六歲慧而夭自是不復言繼續事卽彌留時無一語直以猶子子耳人皆謂子猶子者禮有之也宜人曰一子可承兩祀哉力贊府君立再從姪後之不以數千金私其子其後立而廢廢而再立義嚴而心苦矣兄逝而有望七之嫠妹在則延而穀於家弟珠雖晚出心篤愛之與宜人之孝其後母如所生友異母弟如同胎事望八之孀姆如其姑而視三十以少之娣

如其妹者等至於春秋誌祀必推及外王父母繼沙  
太孺人志也而更加禮於前母婁太孺人之子姓恐  
以遠故踈耳府君堅持六關齋不食牛任會昌數歲  
不釣五湖潭一鱗三十年手未撲殺一蚊蚋而獨不  
喜修浮屠氏事宜人晚歲誦唄多亙晝夜而師巫不  
令入門府君不屑爲齷齪細謹然卽與眈賢遇必恭  
曾不爲長者容宜人足不踰閭歲時一至外家被服  
泊如不知其儷五馬而受命婦秩也乃若盛暑不蓋  
非疾不輿食無兼豆服無重采器用之物無雕鏤繪  
畫則府君與宜人咸有之矣起宗猶憶乙亥冷冬宜  
人亦穉七十以失所天故淚滂沱戒子婦母以一觴  
進傷哉傷哉而今而後涓滴豈能到九泉哉府君自  
少而老手不釋卷詩若文落筆卽成所著有寸心草  
兵餘集逸園吟渝變略今哀刻為得全堂存稿兼工  
臨池今摹勒於石而尤得意於署書會昌儒學諸額  
及揮灑於蕭帝漢仙諸巖平都鹿鳴諸山刹者墨審

如新也計前後為令凡七年而產無加於析箸嘗謂  
襄兒吾何以遺爾為善兩字其吾家之萬石乎其老  
而與襄謀者惟家廟義田是亟未及就而齋志歿歿  
之日~~造~~者哭於路近者哭於門甚而有欲祠之貌之  
者人情且若此矣而謂閔凶游及如起宗者窮天下  
之聲無以舒其哀顧能於仰天擗地之餘而一一狀  
之哉宜人五產子女而所存者僅起宗娶溧水司訓  
馬公化龍女封孺人是為進士重慶別駕公洛之孫  
女府君稱之為孝婦而宜人女畜之者女一年九歲  
側出未字則府君六表外得之而宜人鞠之若已出  
者孫一即襄邑廩生娶文華殿中書舍人蘇文韓女  
為正治鄉廣西左伯愚之曾孫女也孫女一自襁褓  
而出閭未嘗一日離宜人適諸生李鼎為故文學之  
材子文學蚤世府君不忘生死約而與之婚者曾孫  
二小字曰充曰賜充則府君見其生而以地字之今  
五歲殤矣嗚呼府君生平不求人知蓋棺論定而會

昌以名宦祀本邑以鄉賢祀公道在人心而非敢有所要也起宗其何忍誣其親以辱作者惟老年伯俯念四十載同籍之誼誌而銘之吾二人死且不朽

伯考承德郎湖廣辰州府通判冒公中垣府君墓誌銘

楚別駕冒公卒於天啓癸亥年九月之十七日距其生嘉靖辛酉之八月二十日享年凡六十有五而無後卒之日公胞弟奉直大夫亟圖後之冀蚤寧其體魄而以廢立之多故筮吉之弗從也荏苒及崇禎乙亥之秋而奉直公亦謝世其猶子起宗繇考功郎出僉魯憲者讀禮於家遡公長逝之日越一紀矣瞻悼涕慕不任於懷乃筮丙子歲仲冬六日葬公於治南新阡祔於祖考之昭次禮也而私心所隱痛者則以再立之嗣孤生未識公面無從狀欲乞靈顯者以示重而虞其弗核也焉用文之自揣知公之心而為公所篤愛者莫已若也於是洒淚和墨而誌之曰伯父

諱夢辰字汝三別號中垣世居如臯縣東門之集賢  
里先王父諱士拔廣東廉州府經歷再遷松潘衛叅  
軍公爲其元子與先大夫玄同府君暨吾姑之適李  
者同出於王母沙太孺人祖諱承祥官光祿寺監事  
曾祖引禮舍人諱閭而高祖主肥鄉簿諱鳳者則爲  
叅議得菴公之仲弟此一支三世之大槩也伯生而  
豐碩具福德相出孝入友直諒溫良悃悞無華進止  
有度自壯而老繇藏修而奉職終其身行無二轍鮮  
有間言者八歲就外傳十三學爲舉子業十八而伯  
母朱氏于歸是爲文學朱公象湖女再閱年而游泮  
水以累試高等隸膳堂王父固性卞以嘗受凌挫於  
勢族督課益嚴切雖踰壯仍予杖伯爲文思沉力厚  
捷才稍不及先君然而雪窗雨榻研摩無停晷也萬  
曆甲午王父叅粵幕公攝家秉代事九表之祖而攻  
苦若過庭時辛卯南闈已入彀而復以溢額罷終不  
敢諉咎主司而寬戰罪也庚子循例入南胄以文受

知於大司成毅菴黃公具區馮公謂其博大精融得  
舉業正鵠有大雅風云於時王父已解珠官綬起宗  
與季父之晚出者同受小學矣伯視姪如子撫摩教  
育不知其非已出比將析箸而曲體厥考心其推產  
季父視同乳之先君無異同也先後凡七試京兆困  
三尺棘地者二十餘年僅以明經謁選人非其志也  
更念已酉之輦上而健飯之嚴考忽見背故服闋捧  
海澄之檄必以王母板輿西而先君要留于會昌解

中則以地較閩差近非謂丞之祿薄於令而閩以甘  
臠致養者道相逮也丁巳夏五不幸奉慈櫬歸而哭  
泣柴毀不欲有其生足穰死孝矣先是王母亡恙時  
常示起宗意云余每聞爾呼若父輒若刺余心也爾  
伯子立遂無此物不使我傷懷也哉爾若以次兒銓  
嗣爾伯吾卽旦夕死目且瞑余唯唯乃曰兒無常父  
式穀似之何必從孫耶伯父於是無子而抱孫已僅  
五年所而跳地若虎子者復登下塲之鬼錄伯父乃



拊膺而仰呼曰天真絕我矣庸更置筮以重冥譴耶  
戊午秋起宗忝鄉薦忭躍至不可名狀惟恨不能起  
大父母於九原而見之而其愛姪婦也猶之女則以  
其事王姑孝非獨謂婦愛少子失之弗懟且婉異以  
霽從姑之色而俾諸副倅得安其室也天啓改元之  
年伯父代淑浦令入計先君已復除鄴都宰而值重  
慶甯酋之變起宗蒙犯霜雪間關迂道上公車拜吾  
伯於燕邸雪夜一燈且悲且喜因曰卑官遠道六十

老人孤踪獨往雞肋哉無謂也行矣歸來乎會起宗  
復下第而伯亦量移浙西衛參軍因奉恩例晉秩辰  
州別駕遂翩然拂衣歸上先人丘壠封之植之不遺  
餘力暇日復灌花種竹於家塾之舊圃與二三朋好  
飛籌引滿燭屢跋不言倦第念先君羈官渝水每誦  
池塘春草之句必泫然泣下而起宗每乘間言曰大  
人神王猶昔而蘭徵未叶奈何不為燕翼謀伯輒掀  
髯曰不爾若者吾弗子也有若在而我憂若教餒哉

迨先君辭寧州檄返初服鵠原鴻序酣滑融融不復  
問家人事矣亡何瘧鬼見黷繼以迴風遂奄然告終  
於正寢嗚呼痛哉當起宗聞病耗於白下而兼程鼓  
海陵之棹也呻吟痛楚之狀惟余一人耳而目之審  
氣察色驗洩便調湯藥昕夕籲天祈稍延其筭不得  
伯雖展轉牀第間猶忍痛綴氣給以小愈不忍以久  
病相累致令衣不帶解睫不得夜交也而引以為憾  
者則惟曰不及見爾之登龍虎榜爾子襄之變頭角  
耳時襄髮方覆額愛其從孫又不減於從子也還思  
起宗小試時百里而海陵千里而句曲誰驅蚊揮中  
宵之筭誰擁爐暖雪夜之衾誰策款段於紅塵赤日  
中汗如漿而不及拭背若圻而不言苦也而起宗能  
一日忘之乎以及三戰棘闈手擘承筐之果耳聽鎖  
院之籌曰吾恐甘膩之濁爾神而駭奴之倦寢失期  
也今起宗雖徼幸沾一第鹿鹿魚魚固能報其十一  
哉病且篤先君始代草遺囑於榻前以同祖再從之

姪繼而曾不私其子時伯方憤憤侍者止聞有爾父  
子聖賢心腸數字無他語當日一片血誠鬼神聽之  
兩尊人應欷歔相對於泉臺也豢虎自害穴蟻難防  
敗度蔑倫操戈割刃廢一立一瀝無已之苦心先君  
晚歲頗閒適卒以憤懣成不救下從伯父游所謂病  
莫大於傷心疾痛其小者耳乃若暮年攝海澄篆糴  
薌之地人所流羨溢舌者若將挽焉下車歲值焚穀  
菜其色者囂然掠閉糴之室則慨然捐懷資之金百  
藥病者棺死者更犯不測抗言當道截畱粵海鳥艘  
果萬腹而杜亂階澄人尸祝至於今他如修學造塔  
優士通商卻常例戢囂訟恤犖獨設義塚庭有清天  
之誦獄無夜月之號士紳頌德之詩謠種種載之時  
大中丞玉沙王公柱史綿貞周公輩亟以破格卽真  
推轂於當事會以憂奪再起丞淑浦其聲迹猶之海  
澄也公性素簡樸斗粟尺縷戒暴殄而周急濟乏惟  
恐不洗其橐同官共事中有病不克瞻死不克殯以

無辜褫其秩而躑躅於殊鄉者必為之經紀周旋而卒不望其報又無以異於分惠宗戚久而繫人思也至其生平樂道人善不許隱寧煦冷不因人熱雄于飲而不及亂歲時伏臘修家蒸輒及其外王父母於前母婁孺人之子姓雖凋替必加禮焉則皆行古之道也人商瞿而天伯道之茫茫者誠不可問母亦徃因定業有強之而不可得者耶嗚呼起宗之違父而之魯也僅一歲耳天降之罰而藥餌不及侍補泄不

及調瑜畱永訣不能待天地雖大此恨何窮殆所謂有若無耳遡幼及壯追隨吾伯者四十年而生得承其頰病得卧其側含殮得盡其哀自服官以來朔望瞻拜如生存官邸家庭無關祀茲更得從寢苦枕塊中奉吾望八婺居之伯母與父事其兄之季父踰七無兒之寡姑率其從弟起安既廩子襄以慈慎匡嗣孤之不逮奠告成禮舉朝執紼而窆吾伯于玄廬語云送死當大事然則吾伯雖無子而有子聊以區區

一念藉手報之云爾哀端紛觸詮述無倫自媿言不足爲地下重然情至者語必真或不至近諛而近誣乎故既踰實爲之誌而更銘其麗牲之石銘曰才不必貴仁不必後缺陷世界明德何咎哦松泥蓉聲騰實茂南郭新阡肯堂肯構植栢森森瀧岡比秀伯兮經始民德歸厚續嗣其祖穀滋華胄綿綿者隆內省不疚勒此貞珉金石其壽

拙存堂逸稿卷三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祭文

凡八篇

伯考舉殯祭文

崇禎九年歲在丙子仲冬六日是爲伯考承德郎中垣府君歸窆期也期服姪起宗業已吞聲選石爲之誌纍纍千言幾於一字一泣矣然而恩蒂綿延情絲糾結猶覺纍纍者未足以盡意也爰於十月廿八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牘

祭文

告期之後一日率其子功服姪孫襄謹以剛鬣柔毛  
清醑庶羞而哭祖於榭前曰榮隕絕續有命自天無  
忝所生蓋棺何恨以吾伯考之含貞履厚週甲子終  
正寢越十四禩而歸藏於附郭方里目營手植之佳  
城侍吾王父母於夜臺可謂無辱無虧既順且全矣  
夫十四禩以來未嘗一夕不見吾伯於夢也至憂喜  
關心利害着體之事其見於夢也尤數而今乃遲遲  
其趨藏非人哉起宗也罪不在嗣孤矣乃起宗之慘

遭哀悼固有哽咽而不忍出諸口者廢立多故詳之  
誌中矣曹南代匱目斷倚閭竊冀量移過里門當從  
吾父以襄大事也天期驟迫去九月之朔奪吾父矣  
徒跣奔喪尚有踰七無恙之母在而吾母亦時命之  
曰爾伯送死大事惟爾是視爾雖雞骨支牀忍痛相  
度而厝爾伯於安固所以慰厥考心也嗚呼斯言猶  
在耳也今九月之六日忽又喪吾母矣父喪而千里  
不及一面母喪而覲面不聞一語百身莫贖怙恃交

違天邪命邪何使我至於此極吾伯在冥冥中憐藐  
孤而為之黯然揮涕可知也日月有期改筮非禮既  
鮮多歷之臧獲忍委諸瞪目之嗣孤事無纖巨一一  
擘畫于不欲有生時腸九迴心寸裂矣所幸內而共  
祖之諸父諸昆外則三黨懿親無不周旋而惠教之  
詎惟矜在疚者之不能則以吾伯之誠心質行有終  
不可諉者故歛歔相對輒惜伯道無兒時而酸鼻傷  
心又竊嘆皇天無眼其與一廢一立之際或髮指而

執言或手引而從叟生死同此情也况乎猶子而無  
異於子者其又何以為情哉乃更有乞靈吾伯而轉  
籲之吾王父母者自吾伯捐館後而門第猶昔單弱  
已徵起宗雖幸竊祿於朝譬之田園半蕪而枯楊生  
華無俾大有之數也書香蕃衍實在後昆而嗣孤幼  
未識面弱植是虞任怨任勞起宗不敢謝其責而能  
無望於陰牖其衷乎嗚呼丹旒在庭撫棺顧影嶽然  
者貌也戟然者髯也目流光而若睠耳垂珠而若聽

也温若薰風之靡笑拳拳疊疊披肝瀝膈之語言恍然若無不可承也而呼之寂然矣向者一殺一核不入起宗之口不甘今雖五鼎百豆積案盈卮欲一沾吾伯之唇不得矣其令毀瘠之子何以釋憾於人間乎而今而後春秋昭事當奉吾伯吾父共享於一堂以少畢如生之一念自是在家在那一惟守清白之教母敢辜天負地墮名節以辱我先人意者吾伯之屬望於起宗者其於在是而舍是無可報矣若伯之存也田宅如故伯之歿也宮中若洗途人難告九原有知又不得不于來格時明訴之也嗚呼痛哉

先考鄉賢入生告公祠文

崇禎十年冬十一月乙丑朔庚寅守制後學原任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冒起宗敬告於鄉先賢宋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安定胡文昭公龍圖閣學士明叟王公孝子丁公明山東海豐縣令敬之劉公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述齋馬公太子少保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栢齋何文定公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淮海孫  
文恭公正治卿廣西左布政襟海蘇公山東新泰縣  
令後岡李公神位前曰於惟九公維星維嶽式玉式  
金鑿宮共俎以薦馨明德同堂而媲美先考大夫分  
屬後進夙稟芳模緣輿論之允孚獲均茵於司祝齋  
誠祭告先後鑒歆

先考鄉賢八主告文

於惟吾考處行直道出懋循猷名宦嘏祝於九洲鄉

賢祔秩於黌序天道弗爽懿好彌彰茲當迎主之期  
肅展安神之禮所冀靈承茂渥昭格時蒸垂裕後昆  
永光百禩

八主告高伯祖福建左叅議得菴府君文

於鑠我公舟航聖瀆懿矩端儀邦家推轂豆籩久薦  
於泮宮詩禮克傳於後服先君裔孫率行私淑半俎  
分榮同堂尸祝茲八主以祠春秋緣修虔而遡水木  
牲醴式陳英靈在目

入主告匱文

顯考誥封奉直大夫玄同府君既於崇禎十年孟春  
六日以名宦崇祀于舊治之會昌縣越仲冬廿有五  
日復將以鄉賢入主于本縣儒學之公祠一歲中而  
兩大典具舉矣孝男起宗率孫襄謹以楮帛醴羞先  
一日虔告於吾考暨吾妣宗太宜人之前曰夫壽  
而終於寢歿而祭於社此人所不能必於其鄉者也  
畏壘未已而澤宮蓋棺未幾而從祀此仕宦不能得  
於鄉邦者也今幸並得之矣其所以並得之者則皆  
不期而得之蓋此兩者雖孝子慈孫不克要致于其  
親即令於得之要致雖榮辱矣士民懷舊德而宗黨  
無間言所從來遠也至於時操井臼之勤日效韋絃  
之益從官無慚曳素扞寇每勵杼丹則煌煌鳳誥所  
以旌吾妣也而吾妣五十載交儆相成之德焉可泯  
哉今者陳牲列俎祇覺百年短而千秋長然國典巨  
矣而子道終虧此起宗茹痛含辛不禁淚下之如雨

也吉期穆卜廟貌鼎新惟吾考居歆焉

祭會昌縣名宦祠文

崇禎歲次己卯孟冬月甲申統朔己酉御辰廣東提  
刑按察司僉事後學冒起宗謹以牲醴香帛之儀拜  
告於會昌縣先祀名宦宋丞相文公元州判官楊公  
前邑令王公許公神位前曰緬昔建學厥考殫心豐  
祠署榜手澤猶新景行高賢聞風私淑敢曰循良聯  
鑣並轂瞽宗殷薦公論輿情後先輝映召杜同聲曩

余小子將父侍養密邇黌宮典型在望一瞬廿禩墮  
我靈椿獨有甘棠蔽芾成陰九仙七星雲天遙接取  
道樞趨靈承煜燁辦香尊酒潔蠲裸將我臨我歆百  
世同堂

名宦祠祭先大夫文

我先公誥封奉直大夫玄同府君入祀于江西贛州  
府會昌縣學之名宦祠蓋崇禎十年丁丑仲春二日  
也越己卯孟冬廿六日不孝子起宗以赴嶺西分巡

道任取道贛州陸行三百里而至其地乃陳牲設醴  
拜告於神位前曰士大夫處于家則膝下者吾子也  
出而司命百里則宇下皆吾子也損其子以益其子  
則必干鬼神之怒或目未暝而流離或肉甫寒而狼  
狽而并州之笑罵者且遙聞而快之何禋祀之與有  
嗟乎墨吏而何可為也我府君之令茲邑也始萬曆  
癸丑歲之八月其奉王母諱垂橐以歸則丁巳之  
首夏也時起宗之衿青青矣府君以一第限於天而

誓不肯以人品事業為資格所限凡不可以告天告  
人者皆有所不為每自公退食則必述其理何訟治  
何人談寃抑則淚承睫數暴橫則髮上指其品題諸  
士而與之商制舉業也則以寸心千古為定論而間  
遇同室操戈帷箔燭影之事則必為之曲劑徐調俾  
無傷其心而歸於好以法古人閉閣之義若夫建學  
造橋之大利害則與之相終始者起宗每侍吾府君  
從旁翼贊無一不當其意府君時拍案喜曰仕優則

學今吾父子間皆學也又嘗曰做官到底終有敗時  
但不可以墨敗嗚呼此言歷歷在耳也歸而昌人業  
生祠之矣逮崇禎甲戌距奉諱之日歲凡二十易府  
君是歲方就養於銓署而風聞請祀名宦矣亟命起  
宗馳書止之謂昔者吾自盡吾心也何樂有身後名  
起宗徐應之曰此風聞耳姑聽之且私計天下固有  
叩之而未必應者昌人獨非今之人哉亡何府君令  
終于亥秋而祀典尋告成于丑春逮既成而始得聞

其詳也有心哉昌人乎豈惟敦厚道行古道矣昔者  
經之營之今也俎之豆之應含笑而歆之矣猶憶令  
終時起宗適以治兵羈西魯舍殮未視竊負滔天莫  
贖之罪而今也天假之塗俾從庚桑地告虔聖廡躬  
薦馨香而因得與宇下舊子弟灑淚臨風追述種種  
諸治行一如退食時所得聞者或亦九洲鎮三百年  
來之曠事而是秋一鶚橫空開科第之某叶二十六  
載鼎新之兆者固當日品題中佳士也有所開而必

應之自是鵬搏鳳翥叶應風雲我府君貽之以千秋  
而昌人亦報之以百世矧名宦鄉賢一時並舉以視  
孳孳為身家地者損益之數何如哉夫施德者不徵  
報我府君信心率性固未嘗以德居卽以報施論而  
廉吏亦何可不為也耶宮墻對越語不敢及其私在  
上在旁神之聽之

會昌縣生祠祭先大夫文

不孝子起宗奉勅分巡嶺西孫虔州而入會昌是為

我府君之舊治起宗齋謁聖廡聆響若承載瞻生祠  
哀喜迸發迺跪焚寸香百拜輸辭曰於惟吾考才飛  
學績壯志未酬為親捧檄潘輿夙御作宰九洲台小  
子侍養志優游蘭堂松室趨庭身際百可春風兩亭  
課藝光流景逝時勞夢尋重遊道故視昔猶今士曰  
吾考復田建庠氓曰吾考拯溺輿梁或曰時雨步禱  
立沾或曰掩骼枯骨舉安訟不行謁役不逮良巨慙  
斂跡覆盆見光或曰固圉脩民晏或曰肅弊鋤強

植善或曰儲社稷有餘粒或曰徂艱囊惟琴石臨流  
榱桷畏壘明禋春秋二十丹蔭穆森兒傷風木絕意  
浮名詎期英爽兩地式憑曩巡西交中丞舊履茲道  
章貢桐鄉故處廟貌更新樂只羣情几筵俯視存著  
益興北堂棄兒聿來弗將百身奚贖亦憐無疆兒只  
尺耳宵夢允達陰牖其衷憤啓矇發無曠厥職迺答  
君恩鄰曰無曠考亦令聞公言我私我心孔悲家室  
質語度思格思